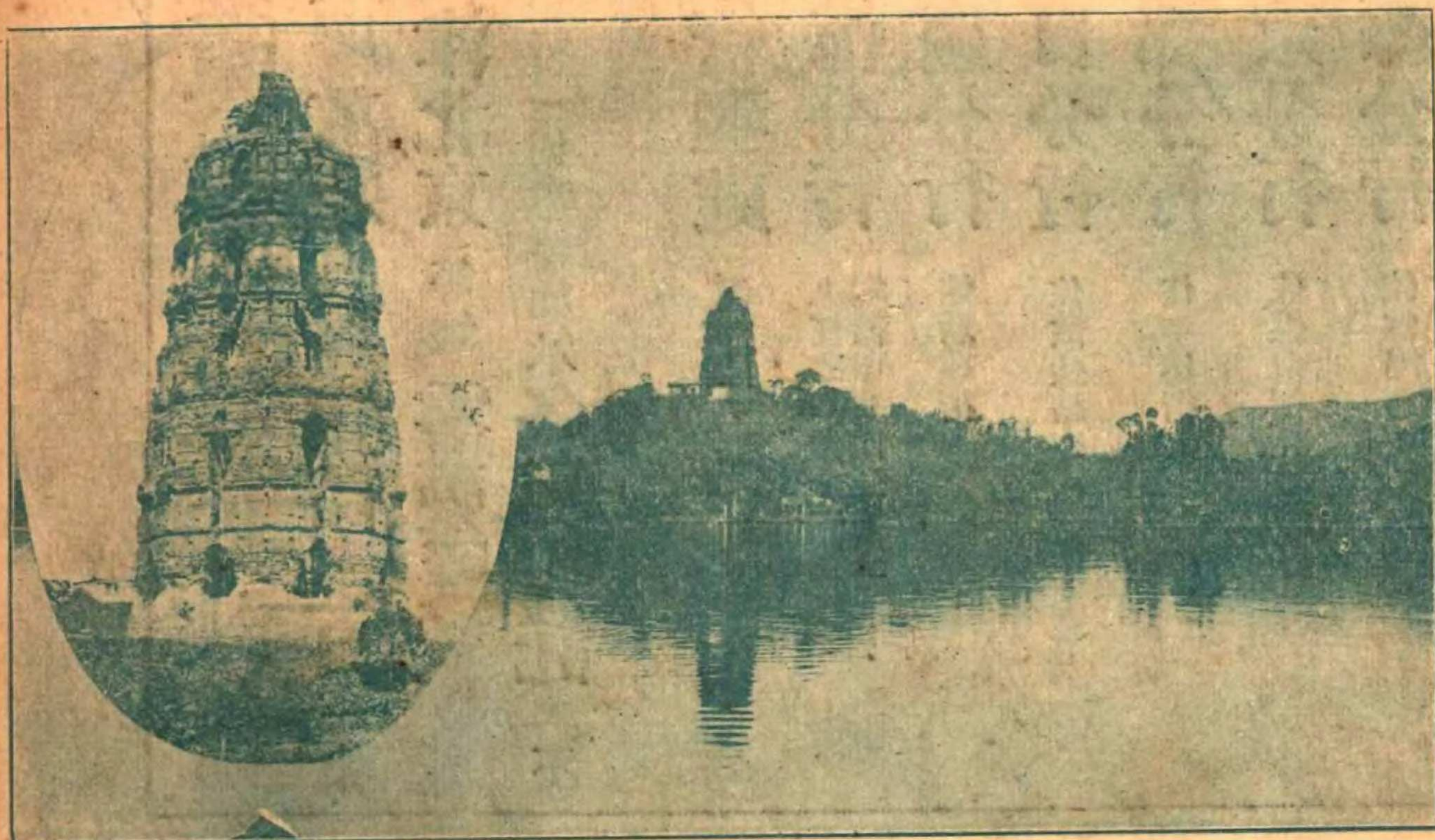




已 成 陳 之 跡 西 湖 雷 峯 塔



# 國聞週報

第一卷

第十期

中華郵務局掛號認  
爲立券新聞紙類

社評(兩則)

政之誠夫

南北戰事進行中之時局

公展

東洋諸民族之覺醒

冷觀譯

鴉片流毒中國之經過

蔡受百

東北戰事中之天下第一關

辛博森

精密的計算(小說)

馬二先生譯

恐怖之夜(小說)

何心冷

時裝小誌(二)

新儂

## 本 期 要 目

西湖 名勝 雷峯 塔子 九月 二十 五日 倒坍 此其 未倒 時遠 影近 影也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  
月五日出版發行



名人錄



張作霖

張作霖字雨亭奉天黑山人。少貧賤。流爲綠林之雄。日俄戰後受撫勇幹之名。聞於關外。十數年中。以軍功由微秩洊升至統領。民國成立任二十七師師長。民國五年任奉天將軍。張勳復辟。段祺瑞於馬廠起義。張亦出兵助討賊。七年任東三省巡閱使。直皖之戰。張出兵助直。旋以直系不足與。爲政見日歧。卒生十一年奉直之戰。戰敗收兵回奉。宣布東三省自治。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飭內政。整軍備。更聯粵浙。徐圖解決時局之方。曹錕屢遣使求和。終不爲動。江浙戰起。張通電響應。出兵三路攻直。並訂奉俄協約。以安俄人。張年現不過五十。部下士卒達二十萬人。其所辦飛機隊。尤爲國內各軍之冠。



# 編 輯 者 言

△本報從下期起、封面印刷、益加改良、以增美觀、尙希閱者注意、

△上期所載時裝小誌、頗蒙讀者歡迎、以後尙擬研究婦女時新外套等等、以供女界參攷、若承各界賜予投稿、尤所歡迎、

△土耳其風俗向極閉塞、女子面蒙重紗、不使人見、近年革新運動、甚爲劇烈、國際地位、業已增進、讀者試讀本期「東洋

諸民族之勃興」一文、即可知其梗概、下期當載一文、詳述

土耳其之新婦女運動、尤爲趣味豐富、讀者靜以待之可也、

△菲律賓運動獨立、已有多、下期擬以專篇紀之以促國人猛省、

△電影製造爲今年最流行之一企業、下期將有關於中國電

影事業一文、爲蔡受百君撰述、尙望愛觀電影者注意、

△小說家江紅蕉君新撰小說「間諜」、准在下期本報發表、

## 目 錄

社評(二則)

戰爭與國民思想之趨勢.....政 之

願國民勿忘今日.....誠 夫

南北戰事進行中之時局.....公 展

東洋諸民族之覺醒.....冷 觀 譯

鴉片流毒中國之經過.....蔡 受 百

東北戰事中之天下第一關.....英 辛 博 森

一週間中外大事紀.....公 展

十二年份全國新設公司一覽表(續).....記 者

最近中國文藝界之一大損失.....記 者

劫後雷峯記.....春 鳳

精密的計算(小說).....馬 二 先 生 譯

恐怖之夜(小說).....何 心 冷

時裝小誌(二).....新 儂

慈禧秘紀.....清 廷 宮 女 口 述  
馬 二 先 生 潤 色

前期勘誤表



社評

## 戰爭與國民思想之趨勢

政之

國內戰事。邇來方在進行之中。勝負之數固難預定。然此次戰爭。規模之大。範圍之廣。迥為民國成立以來所僅見。交戰者雙方各有政治思想為之背景。若就其標榜之思想與國民心理之趨勢對照研究。則目下所可斷定此軍事之勝敗與主張之勝敗雖不必盡同。而主張之勝利終將屬於式合國民心理之一方耳。

自民國成立以還。政治界有兩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權。一主分權自治。自民國六年以後。政治界又有兩大思想。一主武力統一。一主平和統一。當其初主張自治與和平者。不過少數政客。寢假而得國民之同情。成為國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敗。實由於此。吳佩孚之崛起。亦全賴當時迎合國民之思潮。反對武力統一。故得打倒皖派。進握重權。惜乎吳氏一統成功。頓改面目。中央集權武力統一之思想。變本加厲。用兵川湘。擾亂粵桂。以無數萬人之生命財產。供個人幻想之犧牲。今且以一念之私。蹂躪東南。破壞東北。連天烽火。舉國騷然。武力統一之妄想。為禍之烈。至於如此。袁世凱地下有知。當亦自悔作俑之罪也。

夫西南諸省。久主自治。反抗武力。亦非一朝。雖此間內訌迭起。團體破裂。至今四川已奉北方命令。湖南亦成鄂洛附庸。然而究其內容。則川軍多抱雄心。湘人不甘屈服。前途變化。尚未可知。即令無力自拔。而西南各省之主張。固已蔓延於東南東北。主張之占勝利。雖已無可否。吾所謂軍事之勝敗與主張之勝敗不必盡同也。

吾國數千年以農立國。其民皆好聚族而居。力耕而食。以道義相尚而惡夫法。令滋張。自治思想。涵孕至深。歷代號稱賢君賢相。胥以不擾民為政治之術。與近代國家之取干涉主義者。根本思想。已不相容。故在清季。雖以君主專制之積威。仍不能挽回外重內輕之趨勢。迨至民國。袁世凱雖夢想中央集權。究之強藩坐大。無利於中央。有害於地方。然彼時中央政府猶有相當之人才。政治計畫猶具相當之規模。以視今之中樞氣象。相去不啻霄壤。彼時猶以政策不合。歷史國情之故。徒稱禍根。一無成就。謂今日猶能以中央集權之說。博國民之同情。雖至愚之人。亦當掩耳而不願聽聞。至於武力之效。絕對不足以服國民之心。以中央執政之腐敗。財用之匱竭。綱紀之廢墮。謂能假借之以成統一之績。著改進之功。國民雖無識。亦當不至為是之易欺。則充類至盡。淪於長期革命。永久騷亂而已。謂能混一區宇。殆屬夢囈。最後結果。仍非使各省人民得自治之權能。各種政見。得公道之實現。國家不能有安定之望。蓋此乃國民心理所祈禱。非占勝利。亂必不止。此吾所謂主張之勝利。殆將屬於式合國民心理之一方也。

抑吾國社會。崇尚道義。雖在叔世。而道義之權威。仍屹立而不可搖動。袁世凱當國之時。摧殘正人。使貪使詐。國民至今恨之。謂其敗壞國民品性罪惡。浮於帝制自為。年來北方政局。敗德喪義。衆口一辭。時而戴徐時而逐徐。時而擁黎時而驅黎。賄買議郎。污辱國會。自愛之士。遠引。遂臭之夫。



盈廷軍興以來。號為延攬。於是張懷芝李厚基張敬堯陳光遠龍濟光潘復張英華輩。僕僕京華。爭圖自効。此曹得志。政治前途可知。國民之終不

能默認。吾人又敢斷言者也。

## 願國民毋忘今日

誠夫

去年今日。為曹錕賄選成功之時。亦即全國蒙受恥辱之日。維時蘇浙各法國風起雲湧。通電反對。不遺餘力。江蘇省教育會且決議以十月五日為國恥紀念日。轉瞬期年。國是之敗壞。固無論矣。而於此時期。因助長賄選之齊變元。構營東南。兵連禍結。延及全國。推原立論。要不能謂非賄選所種。因是則身受兵禍之苦痛者。當更應紀念今日矣。

常至不生效力。曹錕以首領資格而無如之何。至於財政。除借債搜括而外。注力於德發債票金佛郎兩案。國家損失。國民反對。皆不一顧。喪心病狂。莫此為甚。復以吳齊四省攻浙之計畫。致釀成全國之大戰爭。統計一年來國民在精神上物質上所遭之損害。殆難以數計。是則去年之今日。蓋即國民遭受損害之起點也。

直系黨國之初。主持正義者。靡不力加反對。顧反對之力。僅限於文電宣言而止。國民納稅義務。依然履行。北京號令。亦表面奉行。在事實上。固曾以政府地位許之。而所以有此矛盾之現象。則仍由于苟安之心理。當時人民心理約分兩種。其一側重于目前之安甯。其意若曰。曹氏賄選。固為正義所不容。而為求和平計。則不能不認此政府。故雖良心上未能許曹。而革命行動。則亦不加贊助。此派當以上海商人為代表。其二誤信直系之實力。以為曹吳擁兵二十萬。一旦執政。政府力量。當臻強固。收拾時局。當易為力。此派以向與官廳接近之士紳為代表。此兩派者。其觀察之錯。誤點雖殊。而苟安之心理則一。證以一年來直系行政之紊亂。與今日兵禍之起因。則可知皆不免謬誤者也。

國民所遭之不幸。既如彼。則國民對此十月五日之國恥紀念日。自當永矢而勿忘。現所存留之問題。即為此紀念日。是否將延至明年今日。抑或較此而更形延長。國民痛懼兵禍之念。固已至深切。惟此紀念日多存留一日。則兵禍亦愈有不能避免之危險。必此紀念日早日消滅。乃有永久和平之希望。此尤國民所當了解者耳。

在直系掌握中。一年來之政治。一言以蔽之。糾紛駁雜。無規律無秩序。其在北京。則政系之別。有津有保。有洛。各在北京政治舞台。互相爭衡。互相嫉視。故有時政潮澎湃。如狂風激浪。有時相持不下。轉成僵局。一年來政局之推移。罔不經此趨勢。其在直系各省。則名雖受其統轄。而北京命令



# 南北戰事進行中之時局

公展

中國大局。混沌已久。自浙滬聯軍。義幟一張。東北西南。間時響應。全國混戰。勢蓋不免。吾民苟能忍痛須臾。乘此圖謀澈底之解決。則國事前途。未始無幾微光明之望。特今茲之戰。雙方各有準備。各出全力。勢均力敵。未易相下。故無論東南東北。必皆為持久之爭。此週所聞。東南之齊盧兩軍。雖有激戰而勝負未分。東北之奉直兩軍。前線尙無大戰。奉軍雖迭報勝利。而直軍尙未受致命之打擊。至於西南。則今方集師韶關。準備分入湘贛。而滇中唐繼堯亦有分道出兵之訊。湘西贛南川黔邊境。自必同入於軍事區域之內。徧中國將無一甯靜土矣。爰搜集各方確實可恃之消息。截至十月一日止者。擇要分記於左。

進攻二十四號橋。黃渡站彈如雨下。聯軍退至二十四號橋後。蘇軍鎗砲略稀。嗣聯軍援到反攻。蘇軍不支又退。三十日下午一時許。正面已無鎗聲。惟兩翼仍有交戰。約離黃渡有六七里之遙。並無十分緊急。至晚九時後。戰事停止。黃渡站仍安然在聯軍手也。(一)嘉定方面。此路初以聯軍取攻勢。馬陸方泰黃牆等處均有劇戰。目的在由方泰迫太倉。抄襲崑山。與黃渡正面聯軍之進攻。互相呼應。二十六日晨。聯軍第二軍司令下攻擊令。一面向石岡門進攻。一面由馬陸進攻。陳樂山親自督戰。十時許。石岡門方面聯軍已有進步。馬陸方面亦前進十餘里。至離方泰四里地方。同時嘉定方面。由楊化昭督隊向蘇軍作戰。二十七日仍在方泰相持。是晚嘉定城西西南二方同時有劇戰。聯軍先稍退。十一時許。聯軍反攻。齊軍漸退。二十八日黎明時。城內已不聞前敵鎗聲。聯軍西進至距城十二里之外岡。西南進至方泰。與原駐聯軍聯合。是役雙方死傷頗多。二十九日上午五時起。齊軍齊取攻勢。猛撲嘉定聯軍。並由南門西門兩方面取包圍勢。聯軍力禦。午刻。齊軍逼近嘉定。聯軍肉薄而戰。一小時許。蘇軍乃退。二十日戰事已不甚劇。至嘉定附近一帶。則二十九日兩軍鏖戰在馬



東南戰爭中負盛名之戚致平將軍

▲江浙戰況 (一)滬甯沿線方面。二十四日。黃渡僅有小戰。南翔亦不聞砲聲。兩軍均在準備決戰。二十五日晚。聯軍中路有下總攻擊令。說。但二十六日南翔黃渡仍無戰事。間放大砲。亦屬時起時息。無關重要。迨二十七日。聯軍反攻齊軍。猛進數里。獲械甚多。蘇軍則扼守陸家浜。以待後援。二十八日晨。黃渡聯軍因齊軍逼近防線。出壕反攻。蘇軍即退走。至離安亭五里之方村為止。是日並無劇戰。二十九日晚。蘇軍由方泰鎮進攻黃渡聯軍之右翼。復向正面沿鐵路

軍漸退。二十八日黎明時。城內已不聞前敵鎗聲。聯軍西進至距城十二里之外岡。西南進至方泰。與原駐聯軍聯合。是役雙方死傷頗多。二十九日上午五時起。齊軍齊取攻勢。猛撲嘉定聯軍。並由南門西門兩方面取包圍勢。聯軍力禦。午刻。齊軍逼近嘉定。聯軍肉薄而戰。一小時許。蘇軍乃退。二十日戰事已不甚劇。至嘉定附近一帶。則二十九日兩軍鏖戰在馬



陸方秦間之黃牆鎮。至三十日天明方息。以後至下午九時。尙無戰事。想係劇戰時久。雙方均在休息。以待續戰耳。嘉定至南翔之大道。仍在聯軍掌握中。運輸通行。毫無阻礙。故嘉定聯軍不虞後路之被截也。(三)瀏河方面。因兩軍均注重嘉定黃渡前綫。故此路連日並無劇戰。二十三日晚。雙方發生戰事。激戰至二十四日晨始止。並無勝負。陣線仍舊。二十四日祇有小接觸。晚九時起較劇。二十五六兩日無劇戰。兩軍仍相持於西北市梢一帶。陣線未有如何進展。二十七日晚有小戰。二十八日又無戰事。二十九日晨五時起。雙方開始劇戰。至晚間未見停止。三十日祇有小戰。陣地概如與一週以前。並無變動。蓋雙方作戰主力。均注重於方秦附近。對於此路均取守勢。不欲有所開展也。(四)青浦方面。白鶴港仍在齊軍手。朱家閣之聯軍二十四日。忽奉令全數撤去。孔宅自月初劇戰後。僅有小接觸二次。趙屯橋一帶。齊軍較衆。重固已多日無戰。青浦則仍爲聯軍駐守。近又開到兵士二營左右。泗港口齊軍亦續有開到。以目下形勢言。雙方積極準備。日內當有劇戰矣。

(五)松江方面。聯軍第二軍自由湖州前線撤退後。初擬防守嘉興。嗣以嘉係浙境。乃又退駐楓涇。又以楓涇屹立蘇邊。防守爲難。乃退十八華里至石湖蕩。該地南臨黃浦。北靠泖河。中貫滬杭鐵路。運輸接濟。均極便利。當撤兵之際。滬杭路嘉興嘉善間之第七十一及七十八號兩鐵橋。及石湖蕩附近之第三十一及三十四號兩鐵橋。均經炸毀。以防孫傳芳部圍軍及陳調元部蘇軍之襲擊。現聯軍於石湖蕩西三



聯軍設防之情況

華里許之三十四號鐵橋。安設大炮。作第一防綫。由楊化昭部駐守。石湖蕩東之三十一號橋。爲第二防綫。安設機關砲。以王賓軍隊駐守之。他如石湖蕩南一里之浦邊。亦駐有步兵二連。而石湖蕩以北之小崑山。更爲重要。西南可以抵禦孫陳之軍。東北可以呼應青浦之聯軍。孫傳芳二十五晚由杭轉車到嘉興。孫部六百人。二十六日夜抵嘉善附近。陳部約八百人。亦於二十五日晨進駐嘉善。先鋒隊向楓涇進發。二十八日孫陳二部業已開抵楓涇金山前綫。挖掘壕溝。聯軍亦竭力準備作戰。第十師三十七及三十八兩團。以及第一團衛隊。均分防三十四號橋。至米市渡、黃浦江沿青浦一帶。均有重兵分防密佈。卽沿浦長山口、毛家渡、米市渡、馮家渡。得勝港各口岸。浦南之張澤亭林等鎮。及金山嘴海口。亦均有重兵駐防。聞二十九日下午。楓涇石湖蕩間第三十四號橋。兩軍步哨已有小衝突。此方當今日正式開火矣。

▲浙局現狀 自張國威迎孫傳芳入浙後。潘國綱師節節退守。致盧永祥氏離杭來滬。以浙還浙。而浙人固未嘗真能自固其圍自理其政也。潘師初在桐廬。尙擬一戰。夏超立令開回原防。乃退駐五夫。又以五夫不敷駐兵。二十三日後。一部分業已運甬。潘氏亦於二十五日移駐甯波。同時電令溫州郝國璽旅回駐台州海門。聞郝氏近亦到甬。與潘氏磋商。此後所取態度。孫傳芳則於二十五日到杭。卽率所部。由開口轉車赴嘉興前線。擬會合陳調元部蘇軍。進攻松江。對於浙省內部。恐潘國綱在甬。或有不穩。一方電請北京下令緹緝。一方與夏超會同派員赴甬。



假總商會。疏通潘氏。許其保留一師師長。勸勿獨立。潘則雖對甬人之言。有「願以浙江子弟之兵。爲浙人尊人格。保顏面」之宣言。然遲疑審慎。迄今尙無烈烈轟轟之表示。以是外間又有潘氏軟化之說。浙江組織自治軍之舉。亦以潘氏態度未明。停頓不進。而孫傳芳則已委派孟昭月爲衢嚴警備司令。張國威爲嘉湖鎮守使。兩浙地盤。似均不甘讓人染指。不獨潘國綱之甯紹一隅。將來必在操刀解決之列。即嘉興之蘇軍。湖州之皖軍。設日後竟不撤退。則孫氏臥榻之側。又豈容他人鼾睡。客軍爭奪防地。乃什九不可避免之事實。言之不寒而慄焉。

▲淞滬情形。淞滬情形。一週以來。並無變動。瀏河既無劇戰。吳淞更無足慮。雖駐滬獨立艦隊海籌等。已受杜錫珪運動。附歸甯方。然在杜氏並未發清欠餉。固未能滿海籌等艦艦長之希望。而在盧何反覺節省經費。並不影響大局。中國海軍。革命以來。素持買賣主義。溫樹德可以歸洛。周兆瑞何嘗不可以歸甯。無足深論也。上海方面。戒嚴情形。不如一週以前之緊張。租界商團業已收隊。二十九日以後。雖前敵又在激戰。滬地隱聞砲聲。而租界當局。並不如前之張皇。或已深信聯軍之力。足以扼守陣地。而有餘歟。惟我商人團體組織保安會後。近忽推出代表。向公共租界捕房當局聲請聯防。意若非將租界設備防護工具推廣至於華界。則華界地面時有危險者。然果如所慮。試問滬南滬北所組設之保衛隊。究有何用。不肯盡力自衛。而好貪現成便宜之國民。心目中更何嘗顧及華界之

主權。推廣租界乃其所求之而不得者。吁。可慨已。至若齊燮元氏。雖奉北京二十五日之曹令。暫兼松滬護軍使。然今日之事。要惟馬上得之。齊氏身統江蘇六七萬大軍。更益以豫鄂魯皖各省之厚援。環攻松滬。至一月之久。而不能撼動聯軍陣地於毫末。祇能屈三省巡閱之尊。在崑山做督軍。更在崑山就松滬護軍使職。真可憐亦復可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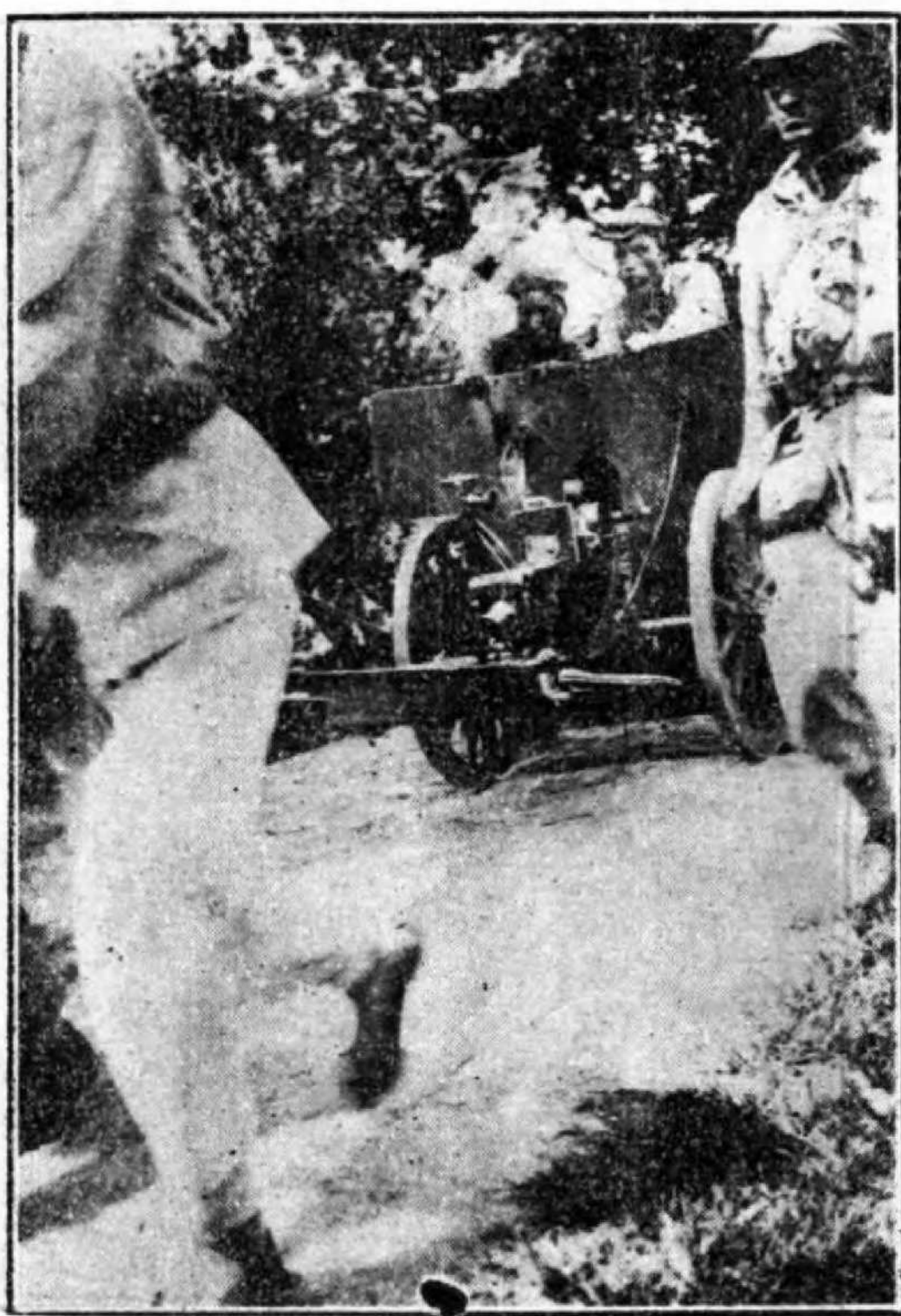


聯軍前綫守衛

▲奉直戰報。此週中。奉直兩軍。並無劇戰。蓋直奉因待後方援軍開赴前線。尙未進攻。有三萬人。正在灤州喜峯及京奉線輸送之中。大半尙在待餉。方可開拔。王懷慶已抵喜峯口。將駐承德。馮玉祥至懷魯縣。馮軍集中灤平。因待陝軍同行。比原定計畫稍慢。三十日。王維城二十三師。彭壽莘十五師。董政國第九師。會合榆關。彭壽莘王維城均電告布防已竣。吳佩孚亦準備出發。榆關熱河。不日即有大戰。吳令前線各軍。非得總司令部之總攻擊令。不得單獨進攻。意者吳或有所待歟。奉軍方面。在此期間。雖不對直爲猛烈之攻擊。然戰鬪飛機屢往榆關灤州秦皇島一帶拋炸彈。直軍軍心爲之搖動。甚至有彭壽莘在第一軍司令部被炸斃之傳說。雖確否未可知。而奉方飛機之猛進。可見一斑。熱河方面。開魯朝陽固早入奉軍手。現聞建中。建昌亦先後被奉軍佔領。奉方第二第五兩軍。將會合襲取凌源赤峯。包圍承德。此方奉軍。騎隊多屬蒙兵。即爲吳俊陞所統。約有二萬餘騎。爲直奉兵力之所不及。此亦直軍失利之一因也。至兩軍佈防及戰略。近又稍有變更。與前期本刊所述者。不盡相同。更爲附誌於此。(一)



奉軍自朝陽寺開火後。奉軍改分六路前進。兵力共十二萬餘。主力仍在第二第三兩軍。第一軍司令姜登選。副司令韓麟春統率之張作濤第四混成旅。宋九齡第六混成旅。現駐興城。緩中專防後方。最前線之萬家屯山海關方面。擔任守備者。為第三軍司令張學良。副司令郭松齡統率之張部二十七師。李振聲第五混成旅。高維嶽第十九混成旅。第二軍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張宗昌統率之李部第一師。李爽愷部第二十三邢士廉部第二十四李桂林部第二十六等三混成旅。將由朝陽直至凌源。與綏中駐軍相策應。襲擊平原。扼守喜峯口。再謀進取。第四軍司令張作相。副司令丁潔忱統率之吉林軍第十（于激琛）第八（丁士）第二十六。第十四及第十二等五混成旅。將由新民至彰武阜新方面。與朝陽之第二軍相策應。攻陷朝陽後。即由建平出赤峯。與第五第六兩軍聯絡。進迫熱河。第五軍司令吳俊陞。副司令關朝璽將率黑龍江之第二十九師。奉軍第一旅。張煥相之一部。第十八旅及駐洮南之混成旅。由開魯進攻赤峯林西。兼擊熱河。接應攻擊平原喜峯口之第二軍。與山海關方面之第三軍聯絡。取協進策略。陣勢為圓形。以精銳之騎兵隊接援各軍。故急攻赤峯。進佔熱河。為奉軍第一步之作戰計畫。第六軍司令許蘭洲。副司令張九卿統率之游擊隊。則擔任左翼先鋒。與第五第六兩軍。同時由彰武綏東向赤峯前進。現在最宜注目者。即為熱河方面之戰事。其次乃為山海關喜峯口等處。（二）直軍。洛吳對東北之戰。關部署。前線本分三軍。後援共有十路。



聯軍之機關砲車

現又以援軍第一路曹錕部二十六師改為第四軍。加入榆關前線。各路編制內容大要如下。（第一軍）第一軍中之彭壽莘十五師。駐紮臨榆。日久兵額尙足。王維城之二十三師。自旅長以下。皆王承斌舊部。董政國之第九師。多半係袁世凱時代模範團所改編。近方招兵。補充兵額。（第二軍）第二軍中王懷慶之第十三師。不甚可恃。除十三師外。尙有二十餘營之毅軍。老弱居多。故吳近又改任王承斌為第二軍總司令之一說。蓋鑒於朝陽方面之大敗也。（第三軍）第三軍中。馮玉祥之第十一師。及張之江。第七旅。李鳴鐘之第八兩混成旅。全在馮氏勢力之下。馮之出陣。不望喜峯口。由古北口入熱河。作長途行軍。須七日始達赤峯。（援軍十路）除第一路。曹錕二十六師已改為第四軍外。第二路胡景翼之陸軍第一師。第三路張席珍之第六旅。現屬於第三師。為吳佩孚親手訓練。十路中此路最稱雄勁。第四路楊清臣之第二十四師。係張福來舊部。該師除留豫外。楊直接指揮者。當有一團。第五路靳雲鶚之第十四師。已調援蘇齊。分駐徐淮一帶。一時恐難調集。第六路閻治堂之第二十師。本駐紫潼關以西。此次調動一旅。由洛北上。其餘第七至第十路。各有防地。一時尙難他調云。

▲西南北伐。粵孫滇唐。攜手北伐。已有成議。東江湘軍連日撤退回省。紛紛轉車赴韶。樊鍾秀部豫軍準備於廿八日開始向庾嶺附近之仙霞嶺攻擊。而贛南常德盛入又有迎樊入贛之說。惟孫軍後路。陳炯明軍尙



在紛擾。蓋孫陳議和迄無具體辦法。陳又不能控制林虎洪兆麟之舉動。聞聯軍自東江前線撤退後。東寶增龍民軍紛起。先佔聯軍原有防地。二十五日各路同時大進。中路橫港鵝嶺。右路南社茶山。左路正果福隆。先後被民軍佔領。二十六晚。湘桂軍乃全數退兵。而洪兆麟、楊坤如部復逼



大火之後劉河

近黃家山。滇軍恐勢孤。遂於二十七日忽棄石龍。退守石灘。聯軍計畫擬將石灘增城聯成一線。以阻陳軍之再進。段合肥代表許世英二十九日抵香港。三十日將赴粵。謁中山。此行目的。首在調和孫陳。共圖北伐。不知此久據惠州潮梅之陳部。果能與孫攜手。整隊入閩否也。

## 古今清遊詩話

冷巢叢述之一

桑喬廬山記事。取謝康樂登石門最高頂之題。指爲匡廬之石門。不知此詩及夜宿石門一詩。均屬永嘉之石門。前者屬於甌郡。後者屬於括郡。李白詩。康樂上官去。永嘉游石門。江亭望孤嶼。千載跡猶存。此卽前詩甌郡之石門也。又太白魏萬游石門詩云。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括郡之石門也。至康樂又有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所謂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者。則爲廬山石門矣。並見括蒼金石志。永嘉縣志。漁洋詩話。



# 東洋諸民族之覺醒

日本法學博士米田實著  
冷觀節譯

八

東洋諸民族覺醒之形勢。發展至此。實不足怪。彼世界大戰爭。亘五年之久。殺人至九百萬。軍費至四千五百億圓。爲今古未有之大事件。其影響所及。自不在小。以民族自決主義。教世界之人類。鼓吹弱小民族與強大民族同有決定本身運命之權利。其思想在英國首相路易喬治之言論。固已有之。而美總統威爾遜所說十四原則中。使獨立民族而又未能作獨立的政治的生活者。如受電流之感應。其結果在歐洲有許多新獨立國家。隨平和會議而實現。如現有面積十四萬方里。人口二千七百萬之波蘭。以及舊屬奧大利領土。久在困苦中之捷克人與匈牙利之斯拉夫人相合。而建立面積五萬四千方里。人口一千三百萬之捷克斯拉夫等國。是其例也。



歐羅巴之現象既如此。欲不影響於歐羅巴以外之諸民族。蓋不可得。本來自由熱望較少之東洋諸民族。晚近因教育之普及。泰西思想之傳播。戰前既已夢想自由。略有覺醒之準備。於此五年之間。交戰諸國之政治家等爲點染其主旨之正大故。盛爲民族自由論之宣傳。抑若惟彼等乃真爲民族自由主義之友者。有時更藉此以求本屬異種之諸民族。爲軍事的或經濟的活動之援助。以是之故。弱小諸民族。受其刺激。向上之念。油然而生。此大戰後所謂東洋諸民族之覺醒。乃相繼而起。蓋無足異也。

述東洋民族之覺醒。當首從一九二〇年土耳其克瑪爾將軍 (Kehmal Pasha) 之國民黨活動紀之。按一九一八年末土耳其戰敗。屈服於協約國。一九二〇年在巴黎郊外瑟佛地方簽訂講和條約。負責極苛。克瑪爾將軍不之屈。猛然崛起。以兵力擊破希臘軍。前年八九月間歐亞土耳其之敵軍悉被掃除。竟敢向協約國要求修正和約。此其氣概。令人欣仰。



果也從前年十一月在羅山 Lausanne 重開和會。中經波折。卒於去年七月收絕大之成功。救土國於危亡之域。按之瑟佛條約。土國於小亞細亞亞拉脫里亞地方。割讓其重大輸出入要港之斯密那於希臘。其在歐洲土耳其則更割讓東斯列西亞一帶之地於希臘。由希臘國境發砲。已能達至土國京城之君士但丁堡。乃按之羅山條約。則前約所割之地。概行退還。在前約之領土十七萬方里。人口八百萬者。今則面積已為二十一萬方里。人口已為一千萬。所謂土耳其人占多數之鄉土地域。悉得維持。此外賠款義務。亦得免除。而治外法權之撤廢並告成功。惟於向後五千年間。須向關係淺少力量不強之小國聘用顧問而已。凡此外交之成功。要不外土人奮然覺醒。為國家下至深的努力之結果耳。顧此等成功。猶不足數。其最可驚者土耳其在內政上所表現之覺醒是也。



所謂內政上表現土耳其人覺醒之徵候云者。首爲土耳其極徹底之民主政治。蓋安哥拿（土國新京）現在之政治組織。以最高權集於人民代表者之議會。而其程度視世界民主國所行者尤甚。例如美國在議會以外有大總統。彼不特不受議會之支配。且如任命閣員之類亦自有其權限。土耳其則選舉大總統由議會行之。內閣閣員亦由議會選舉。一二國家有高等法院可以宣告議會所定法律爲無効。土國則無之。多數國家有特權階級或類似此種之第二院。土國則純用一院制。本年春該國有議會制度改正憲法改正之議。卒仍置重議會之權限而選舉權且更見擴張。大總統由議員中選舉。任期與議員相同。大總統雖有否認權。但一經議會多數通過。成爲法律。則否認權亦不生效力。又凡十八歲以上之土耳其人皆有參政權。三十歲以上者皆有被選舉權。政治組織既如上述。此外更有一極大之改革。即本年二月廢止土耳其前皇室俄羅斯滿家之教主權是也。查世界回教徒二億二千七百萬人中在印度者七千萬。南洋太平洋諸島三千萬。中國一千二百萬。波斯九百萬。阿富汗斯坦五百萬。俄領亞細亞一千五百萬。此中除波斯之一部分回教徒外。悉認土耳其之教主。今毅然廢除。誠一重大之犧牲也。土國執政因破除宗教之迷信與腐敗。同時並將舊來所謂僧侶教育亦完全取消。使教育與宗教實行分離。代以近代之教育制度。不特對回教學校爲然。即對法意美等國各派教會學校亦嚴加制限。令學校雖傳教本身而獨立。教會傳道。惟能於別設之禮拜堂中行之。此令頒布後。意大利系之教會學校。隨即遵辦。法國系之學校則不然。以是君士但丁堡之法國教會學校被封者三十六所。亞拉脫里亞之同系學校被封者二十五所。美國派之宗教學校亦大部停閉。非遵土國新章。不能再開。此種強毅的改革。不

可謂非果斷之處置也。

抑土耳其之改革。不僅政治宗教爲然。社會方面亦有覺醒之氣象。即安哥那議會今已採排除多妻主義之方針是也。本來土國對於婦女。向取極端干涉主義。視已完全予以自由。女子向以幕巾覆面者。今已革除舊習。此外嚴禁奢華。提倡節儉。對於酒類亦嚴加制限。等於禁絕。其於努力在各方面造出新天地。實不能不令人讚賞也。

今請進而言埃及。試舉其主要之徵證。一爲去年四月成立之新憲法。一爲本年一月總選舉獨立黨首薩克爾將軍之成功。並成立內閣。查埃及自十九世紀後半期因君主浪費。負債過多。債權國之英法兩國遂於一八七八年至八二年實行共同管理埃及。獨立國之地位。危於累卵。一八八二年發生叛變。法國未加干涉。英國單獨干涉。乃廢止共同管理而將埃及置於英國實際上保護之下。願當時英國因該國表面上係戴土耳其之宗主權。未便聲明其爲保護國。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勃發。土耳其傾向德國。英遂一變方針。聲明埃及係英之保護國。願至世界大戰將告終之際。埃及已見覺醒。實行保護國廢止及恢復獨立地位之運動。自一九一八年末至一九一九年春盛行活躍。主張獨立之國民黨。先對埃及國王提出恢復完全獨立之請願書。及平和會議開會。彼等亦對該會議多所活動。因是英人忌之。將國民黨名流若干放逐國外。大行壓迫。埃及國內紛亂鼎沸。一九一九年英國代表義者。任如何努力。終不能使埃及之內閣成立。是年底路易喬治內閣。及使密勒氏等一行赴埃。爲特派委員與埃及商妥協之策。事仍無成。其後英代表者亞倫比將軍對埃人大加讓步。一九二二年英國乃聲明將來除交通權之安全外。國人利益之保護。駐兵權等問題。須預告保留外。埃及保護制應即廢止。至昨年四月



乃制定埃及新憲法。第一條聲明埃及為自由獨立之主權國。已不留英國保護制之形跡。此實埃及覺醒之一大事實也。其次即為今春該國獨立黨執政一事。亦足證明新氣象之昌明。其獨立黨之領袖即薩克爾將軍。本年六十四歲。一生以謀埃及獨立之奮鬥相終始。早年學於埃及。故外國智識不甚豐富。其初仕於法曹。薄著微名。游

日薩克爾將軍遂任為埃及首相並內務大臣。獨立運動略告成功。此外如教育之改革。婦女之解放運動。親族制度之改革運動。胥足表覺醒之精神云。

陸至教育司法兩部大臣。在埃及政府夙占勢力。一九一四年英國宣告埃及為保護國。彼係最不滿者之一人。以值大戰。隱忍不發。迄戰事將終。乃率其國民黨同志。先謁埃及王。請願獨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協約國與德國休戰。其後二日。彼即往訪英之駐埃統監。要求廢止保護制。英統監以不明政府意嚮答之。彼即覆求親往英國談判。英人拒之。乃草長文之請願書。送至巴黎和會。縷陳埃及歷史與進步狀態。請許予獨立。一面在國內大事鼓吹。彼與其同志之人曾被英吏所捕。流諸莫爾塔島。迨後亞倫比總督由英歸埃。英國對埃政策稍有變更。幽閉中之彼等。概被放免。彼即遁赴巴黎。奔走呼籲。所志未逮。仍回埃及。依然繼續奮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復由亞倫比英督



克瑪爾將軍之波斯人

之波斯有面積六十二萬方里。人口九百萬。從前一九〇七年英俄協約。其北部成俄國之勢力範圍。中部為中立地帶。南部屬於英國勢力範圍。自一九一六年英俄協約締結之結果。波斯獨立已被侵害。幸俄國革命。其帝國主義崩壞。北部波斯一旦得自由之機會。乃一九一九年八月英國威壓波斯。聲言維持其秩序。企求其發展而有參加波斯政治之權利。用意實欲夷波斯為其保護國。之乃波斯人不為茲約所屈服。議會至一九二一年猶不予批准。議員一見形勢不利。即避不出席。使不成會。波斯王受議會之逼。卒亦否認此約。英國鑑於波斯之新形勢。遂從波境漸次撤兵。目下該國政治中心人物為里查將軍。該氏初為無名之陸軍上校。最近之年間始克扶植勢力。為政治的發展。往者波斯王亞瑪脫浪游國外。氏當留守之任。負波斯之政治責任。本年春波王退位。幼子繼立。氏輔新主主持大政。整理財政。發達交通。強迫豪族。勉納國稅。種種毅勇行動。咸令內外屬望云。

命令逮捕。留置於雅典。次送至印度。最後遂至幾布拉爾塔。願彼雖被虐待而埃及獨立風潮益烈。英人亦感於高壓之不合道理。去年五月遂放彼回埃。以九月十七日返國。爾來堂堂正正運動獨立不稍渝。埃及卒於本年一月在新憲法下舉行新議會選舉。該獨立派幾於全勝。一月廿八

阿富汗斯坦有面積二十四萬方里。人口六百萬。雖無十分之進步可見。



然自一九一九年已脫英國之保護而成獨立國。最近與法蘭西意大利等國結外交關係。足知其人知向上之一般。且並招聘意德兩國人。開築阿富汗斯坦卡布爾以至達爾拉滿間之輕便鐵路。期於漸次開發此未大開化之國家云。

東洋覺醒之民族中。更可置重者爲印度。按印度面積有百八萬方里。人口有三億二千萬。其中受英國直轄者佔人口二億四千八百萬。其他有所謂受英國監護之印度諸王國。內有世襲君主凡七十。惟自覺醒之點觀之。仍宜注意英國直轄之印度。查印度地居熱帶。天然力之支配過強。國民的自覺因以遲鈍。一年之間。被蛇噬殺之人口至二萬以上。可見其民缺乏積極的自發的奮動力。且印度人口中有四十餘種之國語。百四十五所之地方方言。語言之數有多至二千五百種者。互相反目。久欠統一。加以二億餘之印度教徒與七千萬回教徒之間。尤多衝突。以此原因。於國民自覺上大見障礙。不待言。然自覺運動率由少數人於一八八四年左右著手。一八八九年十二月開印度各地代表者大會。來會者七十二名。是爲今日印度民族運動之嚆矢。該會議於一八八六年繼續開會。參列者竟達四百名之多。嗣後日俄戰爭。日本戰勝。東洋人之印度人。自尊心爲之加強。一九〇五年以爲。印人之民族運動俄見強硬。適當時英國印度總督羅賓遜果爾州之行政區域。大引該州民之反對。英國政府自是感覺有令印度人多參政權之必要。嗣有一九〇八年印度事務大臣莫列卿之改革案。擬該案內容。將印度之立法參議院擴張。多用選舉主義。且令地方參議院容納官吏以外之人。惟此等議院非具有所謂立法之權。並亦無決議權。僅有建議之動力而已。但即此區區。已屬印人民族運動之反映。迨至世界大戰勃發。印度軍隊爲英國送往法國

土耳其埃及各方面者。其數約五十萬。彼等嗜昔認歐人爲優秀之民者。一經接觸。已知前念之非。重以戰爭之中。所謂民族自由主義等。等由協約國諸政治家盛事鼓吹。對印度人亦屢有將來給予自由之預約。彼等滿腔熱望。戰事告終。次第回印。盛唱自決之論。其影響自不在小。一九一六年印度國民黨會議。遂有要求印度自治之決議。於此尤可注意者。向來遇事爭執之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亦均協力一致。議決此案。形勢既已如此。英國政府自不能不加考量。因是比較的提倡自由主義之印度事務大臣孟德鳩氏。特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特至印度。實地研究。與英印之名士協議。乃會同印度總督。決定印度人政權擴張之議。該案於一九一八年七月發表。經議會決定。由一九二一年實施。其內容於印度中央議會印督行政顧問會議。增加印度人顧問官數。又改立法參議院代以立法會議及國務參議院。略如各國之兩院。而立法之會議則盡力使人民選出之議員占多數。俾民論得以反映。但其決議仍僅係建議性質。祇條陳意見爲止。與他國之立法機關不同。此外又改正印度官吏任用法。今後上級官吏先以三分三儘印人充用。次則就所謂地方政治分保留項目與移任項目兩種。保留項目中包含土地收入。秩序警察等類。不得受民選議員多數所左右。移任項目則爲地方行政土民教育。衛生醫務等等。可於地方立法參議員之民選議員中。由大臣選定委任之。於地方參議員亦使有權左右此種政務及費用。此種政治改革視向來之制度。誠係進步。自爲政府應付印度人要求政權之一答案。然終不能使懷抱新思想之印度人滿足也。邇來印度志士不問中央地方均希望以完全之立法權與印度議會。反對僅以建議爲止。且於議會得以決定豫算之項目過少爲不滿。常求此種立法權之擴張。至去年十一月至十



二月總選舉執行後。大勢益見進步。蓋現在之印度立法議會自去年十一月改選之結果。多數之自治派議員當選。目下該會議員數為百四十五名。內中四十名為政府任命。百零五名出於選舉。其中四十五名為極端之自治派。三十八名雖無所屬。亦為熱心主張自治者。此兩派於本

印度之羣衆示威運動



印度獨立自治運動。進行其力。此爲羣衆運動之光景。立演說者。獨立運動之士也。

年二月開會。相約提攜。迄今以此八十餘名爲中心。努力於政權之獲得。本年二月竟決議「印度政府爲改革現行印度政治組織確立完全之責任政府於印度起見。應召集協議會。」此案反對者四十八。贊成者七

十六。由此可以見自治派之勢力矣。抑印度自治派之爭猶不止此。如要求放免國事犯。爲決議政府施行壓迫的法律之不當。在在均有反抗之意志。其對地方政府亦復如是。遂使在印度之二千英國官吏。於政務執行上。感非常之困難。

印度人之覺醒狀態。不獨在議會爲然。議會外之甘地氏。主持不協作運動。亦甚有力。甘地今年五十六歲。曾學於英國七年。通法律及史學哲學。歸印度後。執法律事務。曩以訴訟事赴南非洲。目擊該處印度人被迫害之狀態。憤慨至極。滯留中指導印人。反抗政府。由是知名。回印後。盛唱不協作之議。謂對於力之壓迫。可以不依物質力而以精神力抵抗之。此項運動在一九二二年爲極盛。印度教回教之人。悉集於彼之旗下。彼之運動形式不一。或同盟罷工。或排斥英貨。或對警察陸軍之印度人。使失信從忠誠於英國之念。有時亦有出於暴行者。如一九二二年二月某地發生殺害二十餘名警官之案。雖爲甘地之信徒。實非甘地所指示。乃政府以此責任課諸甘地。是年三月判處六年監禁。甘地入獄以後。其徒黨之活動仍不稍衰。本年二月刑期尚未達三分之一。已由英政府特赦出獄。再爲印度自治運動之中心人物。雖各派內容不盡相同。然印度自治之機運。終是日就發展也。

哀鄉愿

歐陽予倩

巫覡假河伯。衣食託神賜。鄉愿防災祟。殺人供淫祀。畏虎爲作偃。遂令賊而父。白骨滿江干。片言猶自負。豈無西門豹。交臂不知顧。



# 鴉片流毒中國之經過

蔡受百

鴉片一物。爲我國近數十年來民間之大患。自流入我國後。無日不言禁止。而迄無肅清之望。我國近今國勢之衰弱。民俗之惰窳。未始非受鴉片之害。自有其物。而一般精進有爲之青年。多成鳩形鵠面之人。身體羸弱。志氣衰頹。國家之元氣。因而斲喪。其害之烈。不啻附骨之疽。言之可勝太息乎。茲將鴉片流毒我國之經過情形。約述之如次。俾國人知所警惕焉。鴉片係刺取罌粟未熟果實之汁而成。我國知有此物。不過數百年。而此奇異之罌粟花。當耶穌紀元以前。希臘羅馬人士。即知種植。後此風漸傳入東方各國。當明孝宗時。葡人法斯科(Vasco da Gama)度大西洋。繞好望角。歐亞間之過往漸繁。印度乃以販售鴉片聞于世。時西人之在遠東方面營業者。以葡萄牙人之勢力爲最大。彼等之貿易品如生絲藥材香料等門。亦時雜有鴉片。而其時各旅行家之筆記中。亦每有述及波斯印度等處人氏好吸此物者。間亦有述及中國人氏。亦染此習。按鴉片最初流入我國時。當係由阿刺伯人。自中亞細亞輸入。聞亦有自緬甸及印度。由海道運至廣東者。但其時我國人大都祇以此爲安眠定痛之藥品。直至清仁宗時。始漸漸知以此爲煙料。此後煙霞之癖。漸染日深。遂日益墮落而不可復拔。按吸煙之惡習。最初作俑者。實爲西班牙人。彼等先以吸淡巴菰之法。教妻律賓人民。然後由該處漸傳至台灣爪哇及亞洲。而以鴉片與煙草混爲一物者。則始自爪哇。初經營鴉片貿易者。有葡萄牙荷蘭及法蘭西諸國商人。彼等獲利雖豐。而營業之盛衰無常。後英人在印度孟加拉組織東印度公司。對於鴉片一物。甚爲注意。作大規模之販賣。于是葡法諸商。漸歸淘汰。英人乃繼之而執鴉片業之牛耳。至是鴉片

一物。其背面有政治權力爲其後盾。不祇爲一無足重輕之普通商品。而

其後國際間之種種紛擾。亦爰是而起矣。各國商人推銷鴉片時。大抵以中國爲尾閥。當清世宗時。台灣吸鴉片之風已盛。朝廷曾下諭禁吸。但其時台灣雖爲我國屬地。而與北京政府相隔甚遠。我國有鞭長莫及之憾。故其禁令之效力甚微。鴉片之輸入該地者。轉有日增月累之勢。且有人暗中宣傳。謂中國之反對鴉片輸入。並非爲顧全人民之利益。實出于自私自利之心。蓋鴉片之輸入增。則現金之輸出亦隨之而增。此則中國政府所最忌者也。實則直至清宣宗時。我國之進口方超過出口。現金始源源外流。國庫始漸漸有空虛之恐慌焉。自英人組織東印度公司後。以鴉片爲一種商品。公然販賣。我國與該公司。遂時有齟齬。但實際上直至清仁宗時。鴉片方正式被認爲藥品。公然輸入我國。當嘉慶年間。嘗屢次下諭禁止鴉片入口。但私運入者。仍極踴躍。終不能絕也。至道光十四年。東印度公司之營業執照已滿期。而鴉片貿易則仍繼續由英政府所委之商務督辦主持。我國當時于此種新設施。極端反對。但亦無可爲力。自此對於歐洲各國之禮貌遂漸疏。我國向以世界最大之國自居。自各國以鴉片輸入。屢禁而終不能絕。遂以爲各番邦有意玩弄中華之使命。舉朝極爲震怒。此消息傳入歐洲後。于是中外之感情益傷。

至道光十八年。林則徐被任爲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務。林之爲人。德有餘而才不足。雖耿直而乏外交權變。與西人相接。尤魯直無文。西人多嫉之。如仇。彼嘗謂歐洲人士曰。鴉片之毒。汝所深知。故于己國則禁之。



惟恐不嚴而獨努力輸入吾土。使吾國之人民生命財產受無限之損失。汝乃生享其利。此等損人益己之舉。無論施之何人。皆不能忍。而謂我中華天國獨能受此欺凌乎。林蓋非徒託空言之人。結果乃有毀棄鴉片之舉。

先是林堅稱鴉片為違禁品。須嚴杜其輸入。與英人交涉數次。迄無圓滿結果。林不能忍。乃與英人絕。遂將其鴉片毀去二萬餘箱。先以鹽水及石灰與鴉片相和。然後沉之河底。由林躬自監督施行。此役英人之損失約一千餘萬元。事後又強與英人訂約。永不准以此輸入我國。但英商中陽奉陰違者仍居多數。且有公然違抗者。林主張將此等不法之徒。永遠驅逐出境。但終未能實行。而中英之感情益惡。最後林既不能禁

一百零五歲之高僧



湖州白  
雀山白  
雀寺望  
海和尚  
湖北德  
安人今  
年一百  
零五歲

事皆自此始。此實中國外交失敗史上之一大關鍵也。按此禍之起。實由于林則徐一人。故事後即被貶斥。當道謂其不善調停。不能以術絕鴉片之輸入。責其魯鈍木強。如一傀儡。致啓中英之釁。平心而論。林之耿直不阿。不愧為中國官吏中之佼佼者。但解決鴉片問題。則決非彼所能。彼之短。在任事過于操切。辦事有誠意而無手腕。此實半由于不熟悉西方情形之故也。其時英人趁得勝之餘。乃進而要求我國承認鴉片為合法商品。此事始

終未經我國允許。成為懸案。而鴉片之貿易。則如常也。我國自有此累。國外之正當貿易。幾全遭失敗。但國家積弱之勢已成。竟無術自救。其時香港已成自由商埠。一切船隻往來。皆由英人管轄。偷漏拐騙之

止鴉片輸入。復不能振興正當之國外貿易。乃宣佈停止中英互市。英人對此並未下正式哀的美敦書。次年即道光二十年。遂以兵攻粵。並擾及沿海。是為第一次之鴉片戰爭。是役計延長二年。中間戰事。時作時輟。最後英人進攻南京。我國不得已與之言和。簽訂南京條約。償兵費。開沿海五口通商。訂定海關稅則。界外人以領事裁判權。所謂租界自此成立。又割香港為英國在遠東方面海陸軍之根據地。自此我國在國際間之威信大失。底軍畢露。此約不特于英國極關重要。即與其他列強。亦皆有聯帶關係。以後種種喪師失地之

事層出不窮。中英之邦交日惡。第二次之戰端。又有一觸即發之勢。時適有一中國商船。懸英國旗駛經香港沿岸。我國地方官稱此船匿有匪人三名。乃登船捕之。並將英旗掣下。英政府即以此舉為有意侮辱。要求我國道歉。後又查出該商船之執照已于數星期前滿期。並無懸掛英旗之權利。于是情形益為複雜。英國則以為我國事前未能覺察。故此舉曲終在我。彼此往返交涉。互有要求之條件。而互不讓步。我國始終不允道歉。時法國適亦因事與我有所不懌。英乃聯法向我宣戰。是為第二次之鴉片戰爭。



自咸豐六年起至八年止。計延長二年。結果我國又居劣敗地位。簽天津條約以言和。此約之性質。與南京條約相仿。無非損傷國家之權威耳。參與此約者。有英法俄美四國。自此英法進而抑我之咽喉。俄美從旁唆使之。俾其嘗此樹。此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之情勢也。此中享利最厚者。當推英國。所謂鴉片貿易。至是已被認為合法之營業。受法律上之保護。惟輸入時。每担須徵進口稅三十兩耳。美人對於此舉。則不甚以為然。美國國務卿理得 (Webb) 嘗致函英國公使。勸其禁止印人種植鴉片。輸赴中國。否則輸入中國時。須徵以重稅。理得嘗于函內。痛斥販售鴉片之不法。彼謂鴉片一物。于人生有百利而無一利。凡經營鴉片之人。無論進口者或出口者。中國人或外國人。皆違背道德。有失君子之操行。此論洵不愧為仁者至公之言也。

自咸豐八年天津條約訂定後。我國之藩籬盡撤。鴉片之毒。沁入骨髓。不可救藥。此後我國種種國勢之不振。民性之墮落。半實於鴉片之賜。此雖係肇由自作。但最初我國初不知有鴉片。更不知此物可作煙料。皆係由外人輸入。我國始染其惡習。且初輸入時。我國亦嘗表示我優美之國民性。出全力抗拒其流入。以期自拔。實非自甘墮落者可比。無如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強有力之政府。以為國民之後盾。故雖欲拒之。而卒不能。以至演成今日之局。今日之中國。方在政治極端混沌之時。主政之人。幾無一顧及國民之福利者。鴉片之禁止與否。更非彼所顧問。甚且鼓勵或壓迫人民種植罌粟。以期增加一己之收入。情勢之惡劣。較前清時又勝十倍。我國之自處如此。又何怪別國之處我如此乎。

英國自以鴉片輸入我國後。疊與我國二戰而二捷。迫我承認鴉片為合法商品。于是營業日盛。所獲不貲。但其本國人民。仍時有起而反對。不以

其政府以武力陷害別國人民為然者。在此過去之六十五年間。英國人民之反對鴉片運動。未嘗稍息。當光緒十七年時。英國下議院曾發表意見。謂印度之收入 (其時每年約二千萬元) 驟增。由于鴉片販賣日盛。此實為違背道德之事。不數日後。該院即提議。要求政府派一委員會。赴印度調查鴉片之用途。及其弊端。此會自組成後。會內之委員。多注意于印度財政方面。並不以道德為意。彼等以為若停止鴉片貿易。則收入驟減。行政上將發生種種困難。故該會呈入英政府之報告。主張繼續鴉片貿易。仍以之作為藥品出售。其報告呈入後。英政府深表同情。于是所謂反對鴉片運動。遂無形中止。即其中之領袖。態度亦漸趨軟化。不復如往日之喧囂。即偶一發言。亦力極微弱。無人注意及之。而一方面印度仍繼續生產大宗之鴉片。其物除極少數作為藥品外。餘皆作為煙料。于人生毫無切實用途。不過為中國種一禍胎耳。世界無論何地。凡有中國人民之踪跡者。鴉片即隨之而往。華人與鴉片。似結不解之緣。蓋別國人民。多由政府禁止吸鴉片煙。而中國人民。則無此層保障也。

至光緒二十九年。美國始起而作反對鴉片之運動。其奮進較英人為烈。美人莫萊 (Moley) 嘗稱英人反對鴉片之態度。為不徹底。英人既顧大義。則不當以利為前提。既重鴉片之盈餘。則何必多此組織委員會。赴印度調查之一舉。英人對此。實無詞可辯也。斐律賓鴉片委員會。嘗鄭重宣佈。謂美國認鴉片為有害人民之毒物。將嚴禁其人民。作此項營業云。足見其態度之光明。該委員會係美國政府所組織。專門在該島及其鄰近東方各國研究鴉片問題。自是印度及中國之鴉片。乃引起世界各國之注意。供世人之研究及裁判焉。

至光緒三十年。斐律賓委員會發表一關於鴉片之報告。該書曾有多冊。



傳播于中國各處。我國人士自見此書後。于是禁止鴉片一事。于山窮水盡之後。又開柳暗花明之境。立即有少數人士起而響應。稱鴉片貿易于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當立即嚴行禁制。以杜後患。于光緒三十二年秋間。我國派有官吏多人。赴印度加爾各答。與英國官吏交換關於禁止鴉片之意見。結果雙方議定。若中國能漸減縮其本國種植罌粟之地畝。同時並減少其國外之輸入。則印度可漸漸銷除鴉片貿易。最後慈禧后乃下諭。限制于十年內。將國內鴉片禁絕。其時朝廷對於禁吸鴉片一事。甚為注意也。

我國之所以有十年內禁絕鴉片之議者。蓋仍係受英國之影響。先是英國下議院內。有議院提議。謂販賣鴉片。實為違犯道德之事。請政府立即禁止其進行。此議一出。立得全體議員之同意。但此舉于英政府之收入。實有甚重大之關係。若印度停止此種營業。則英國每年之收入。當減少三千萬盧比。若于東方民族。另徵以別種賦稅。則恐將引起反動。而鴉片而外。一時又不易覓得相當之替代品。俾可彌其虧損。最後乃與我國約定。由我國政府負責。于十年內。用遞減法。將國內鴉片禁絕。一方面英政府允許。將由印度輸出各國之鴉片總額。每年減少十分之一。于十年後減盡。但自定約起三年後。若中國不能踐其所言。不能將國內之鴉片。按約遞減。則印度鴉片輸出遞減之議。亦即中止。此我國所以有十年內禁絕鴉片之議也。

時美國總統羅斯福。亦反對鴉片最烈之一人。主張助中國將此物禁絕。于光緒三十二年。美政府乃向于遠東方面有領土之各國提議。擬邀彼等共籌一良策。以絕遠東鴉片之禍。此議發表後。直至宣統元年。始開萬國鴉片會議于上海。時美國于其國內鴉片之情形。嘗作一度之調查。方

知鴉片之輸入彼邦者。正不亞于我國。于是美國對此問題之態度。乃驟趨嚴重。即于會內議定。此後除作為藥品外。鴉片不准自由輸入美國。而我國自與英國訂定于十年內禁絕鴉片之約後。亦即努力實行禁制。一時風行雷厲。于極短時期內。國內罌粟之踪跡幾絕。自訂約三年之後。英政府特派代表至我國調查。在此試驗期內。我國禁止鴉片之事。有否滿意之成績。彼等調查竣事後。即繕一報告。稱我國對于禁止鴉片之種植及吸飲。既有誠意。復俱實力。結果異常圓滿。于是于宣統三年五月八日。中英政府又訂一新約。言定于其餘之七年內。仍繼續進行禁煙。務使之完全絕跡于中國。

當民國五六年。據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 (Sir John Jordan) 稱。我國實已完全不產罌粟。禁止鴉片之前途。極為樂觀。但不幸此後。又有死灰復燃之勢。此半由于國內政局之紛擾。當道無暇顧及此事。半由于違禁品嗎啡輸入之激增。嗎啡一物。實即鴉片之精。與鴉片無異。多係由英美及日本運來者。我國見其輸入。源源不絕。于是禁鴉片者灰心。植罌粟者紛起。若當年于我國努力禁煙之時。萬國鴉片會議能始終切實進行其禁煙運動。則今日鴉片貿易之種種糾葛。或不至發生。無如事變之來。非人所能臆測。于民國三年。歐戰爆發。亂禍紛起。世界各國。多集其全力于戰爭。自顧不暇。更何暇顧及此國外之事業。故結果民國三年萬國鴉片會議所定之草約。與會各國之簽字者。祇居其五。勉以所議定之策付諸實行。其收效之微弱可知矣。

此後歐戰一時既不能終止。中國與各國交通幾絕。一般自私自利之國家。即趁機肆意妄為。中國乃成為彼等之犧牲品。時鴉片之價格。逐步飛漲。罌粟之種植。乃如春草之重生。幾于遍地皆是。鴉片雖未能直接由印



度輸入。但散處遠東各地者。多紛集于中國。及中國人民寄居之處。我國農人見國外之鴉片。輸入無已。乃漸漸試種罌粟。此種罌粟者之所以驟增也。而此後尙有更甚于此者。則一般不計民生。不顧國本。祇圖一己私利之軍閥。非特于此不加以禁止。且從而唆使之。或竟威迫農人。使之舍米麥而種罌粟。俾增加其收入。我國鴉片之害。至此始真不可收拾。此不特爲印度波斯土耳其等處所譏評。世界各國。莫不指摘之。謂其自甘暴棄。我國于此。實無顏與世人相見也。

現今我國鴉片貿易情勢之惡劣。爲從來所未有。計我國每年單獨所產之鴉片。較世界各國每年所產者猶多。昔日我國于禁止鴉片。亦曾有一

## 東北戰事中之天下第一關

英國辛博森著

北京東方時報社長英人辛博森君。于九月十二日乘京奉車赴山海關。是時京奉交通業已斷絕。辛君在山海關勾留旬日。復于二十三日乘交通斷絕後第一次開行之郵車回京。其所紀述。關於軍事上交通上情形。皆極新穎。而富有趣味。爰爲轉載于此。

辛博森君於念三日午後由山海關回京。辛君所乘之車。爲交通斷絕以來第一次開行之郵車。由山海關到京。計行三十四小時。除在天津換車費去五小時不計外。實行二十九小時。每小時約行八英里。辛君於本月十二日星期五乘八點二十五分早車赴山海關。上車後念分鐘。即得將有重要發展之消息。車抵豐台。聞人言第十五師師長彭壽辛。業於是日絕早乘特別兵車赴灤縣司令部。此後有若干車輛齊集。預備開特別兵車六列。辛君至天津總站。探悉十一日晚開往奉天之快車。業由路局致電在山海關截住。勿令前進。當晚即駛回天津云云。天津東車站。即證實上項消息。按此次快車本在塘沽即可截住。因命令下時。該列車方過塘沽車站也。但因軍事上之原因。命令遲滯。故在山海關始截留云。

度之努力。而今則全功盡付東流。我國于罌粟之種植。若不能減至最低度。俾祇足供作藥品之用者。則鴉片決不能禁絕。但果一旦將此物根本剷除。則國家之收入。農民之生計。皆將受甚大之影響。故禁止鴉片一事。不祇爲一純粹的道德問題。于經濟方面。亦有密切關係。情形已不似十年或二十年前之簡單。若任意言禁止。而無善後之策。則流弊將不可勝言。此日內瓦鴉片會議諸公所當注意者。惟今日鴉片貿易之情形。雖極複雜。而須將其禁止。則仍十分迫切。若因種罌粟可增加國家之收入。即不言禁止。則不啻飲鴆止渴。最後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甚望我國之當局。勿祇顧其目前之小利而忘其大害也。

▲山海關之情形 辛君於十二日下午抵山海關。沿途耽延僅四十六分鐘。彼時山海關並不見有軍事行動。亦未聞驚人消息。不過路局人員異常忙碌。紛紛打電報電話。星期開來之快車。停於山海關車站。中外乘客。茫然不知所措。有謠傳謂萬家屯（距關外約五英里）以東之鐵軌。爲奉軍轟毀者。山海關車站依一九二二年五月之停戰條款。爲一聯合車站。奉直兩方之分界線。是日清晨車站上現紊亂之象。該站之奉天職員一聞惡消息。遂急忙將車頭車輛往關外開去。直方人員。則爭將車輛扣留。十三日上午。山海關驚惶失措中之居民。始得見戰事之先兆。蓋昨晚已開來兵車三列。爲某混成旅之先行隊。其前哨已於黎明進至關外八里。



埔矣。是日兵車陸續開到。軍隊逐漸布滿面積六英里之平原。由山麓直達海濱。此地雖在關外。但仍屬直隸。奉天地界尙距長城約十五至十八華里。

自本月十三日以後。鐵路上兵車往來。人山人海。大隊軍隊之調動。爲二百五十年前滿清入關以來所未曾有。由十三日至念三日之內。天津山海關一段鐵路上。共運兵車一百五十六列。至本月三十日止。計尙有兵車一百列。共計十八日內運兵二百五十六列車。約每二十四小時運十五列。十日之內。輸運兵隊約有九師七萬人之多。包括輸運夫輸運馬隊八千及馱大炮之牲口在內。據軍隊中人云。山海關將駐兵四師。灤縣喜峯口兩師。其他三師駐紮地站尙未確定。集中於灤縣山海關沿鐵路一帶之兵。(往熱河之馮玉祥部下不計)似共有十六師。兵士約十三萬五千人。輸運隊軍需員及運送傷兵車輛等人員約占二萬之數。

光 之 關 海 山



時運用。各車頭上皆加工用六人各支雙薪。並每日伙食六角。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休息時則臥於煤上。以兵士二人守之。恐其逸去。但火車速率因車輛之擁擠而大減。每小時僅行十里。辛君遇第一軍總司令彭壽莘。彭謂彼之兵車於十八日由灤縣開到山海關。竟需三日。行車雖不按鐵路規則。沿途竟未發生意外。各軍隊將火車以鐵線牽聯。魚貫而行。勢如潮湧。火車最擁擠之處。爲開灤煤礦公司所管一段。如古冶林西唐山各站。因爲便利運煤。築有旁線。故停車最多。有時二十列車磨集一處云。

辛君在古冶站見有以五車頭拖車五列。計車一百二十七輛。成爲一大列車。長一英里半。載四千人及牲口無算。聞五列車之軍官。初各爭先開。互不相下。其後經人調解。同時開行。當駛至古冶車站時。已近薄暮。各列車上之號手。在敞車上手執銅號大吹。敞車上張橘黃色帳棚。樹軍旗。車

上有滿載駱駝或北京大車者。車夫踞車上吸煙桿。態度泰然。如驅車過哈德門者然。倘有攝影者將此種情狀攝入電影。必獲厚利。蓋此種現象。爲十七世紀滿清侵入直隸平原以來所未有之現象也。

▲軍車上之奇觀 此次之軍事輸運。實爲中國鐵路史上所僅見。鐵路人員當初頗覺失望。如軍人之強迫開車。種種不按規則之行爲。在在皆令辦事者棘手。然於無可如何中。只有奮勇將事而已。其中懦怯者俱已逃亡。留者則竭力從公。長江以北各鐵路之車輛機器。均移至天津山海關一段鐵路上應用。如京綏路之麥勒特火車頭。汴洛路之移車機器。同

▲空中戰爭初幕 本月十八日上午八時餘。山海關忽聞飛機軋軋。居民初現一亨利貝治式飛機。以爲直方飛機。不甚注意。旋見較小之飛機數架發現於東方。巡視山海關及秦皇島一週之後。即盤旋於鐵路車站。



俄而轟然一聲。其以千里鏡窺探者。見白烟隨響聲而起。知爲飛機拋擲炸彈。嗣後於一小時內又投炸彈數枚。其最近者在鐵路橋梁工廠炸裂。第三次炸彈爆裂之時。工廠中之二千名工人各拋棄工作器械奔出車頭棚廠之人亦相率逃出。鐵軌上運用移車機器之工人亦慄慄危懼。直至飛機絕迹始各安心工作。此爲第一次飛機來襲。飛機共五架。此次較小之飛機爲布列格式。飛行極高。在八千至一萬英尺之間。其亨利貝治式之飛機。飛行甚低。約四千尺。似專從事於偵探。未投炸彈。據彭總司令部下人言。彼等見張學良坐該機中。至布列格飛機之駕駛員。據華人揣測係俄國人。此亦不過揣測之談。未能證實。飛機離地太遠。炸彈力甚弱。據專家以其碎片測量。重不過十磅至十五磅。爆炸地方在軟土內成一圓坑。周圍三英尺。最深之處四英尺。第二日(十九)飛機又來。此次只有兩架。想係有風雲之故。其亨利貝治式者裝有機關鎗一架。盤旋於英國砲台之上。並至英兵打靶場巡視。時英兵正在練習打靶。該機旋向城市飛去。即聞炸彈轟炸聲。同時第二飛機隱隱由雲中出現。急向秦皇島飛去。在船舶之間及鐵路上各投炸彈一枚而返。沿途拋擲炸彈。一彈落於山海關城內一錢店屋頂。將店主炸死。其一炸傷二人。此外無甚損害。鐵路亦未受傷。但山海關駐有軍隊數千。對飛機未嘗開槍轟擊。據軍官言。彼等不欲令敵人探知其防駐線。故未開槍。而村人則言後方業由火車運來轟擊飛機之大砲云。第三日(二十)又有一小隊飛機出現。此次各飛機往後路。在秦皇島拋擲炸彈之後。即飛往距昌黎車站以南五十英里地方。但並未投炸彈。不過從事偵探而已。

第四日(二十一)晨八時。有作戰飛機一架來襲。緩緩飛翔於山海關車站之上。高約五千英尺。旋聞轟然數聲。飛機急向關外飛去。似山脚左近

有物引起該飛機之注意者然。忽聞短促響聲。旋見飛機身後數百英尺之間。白烟陡起。飛機兼程向東北駛去。此蓋轟擊飛機之大砲業已運到山海關。向飛機轟擊也。此次雖未能命中。然嗣後飛機如照舊日日來襲。此方必有以對付之。奉方飛機場在何處。尙未能探悉。有謂距山海關東北七十英里之葫蘆島爲奉天飛機隊總部者。至直方則聞北戴河海濱向作爲非軍事用之飛行場。業由軍隊收回備用矣。九月二十一日由南苑開一通車。直達北戴河。計掛車三十二輛。鐵路局人員以其過重。欲阻其前進。直達河岸。但航空署當局。因急於前行。不遑等候換車。遂開過橋。若據外人眼光所及。與工程師之計算。此項倍重之車。可直使橋樑折斷。而此次居然開過。行若無事。並無傷損。可見此項戰爭。實爲發現新鐵路工程技術之機會。此後又運專擲炸彈之飛機數架。其數目是否能使空中之戰。有何價值。雖不可知。大約下月尙有數架。可以修竣上飛。

▲秦皇島之價值 總之在戰端甫開之時。必有空中之戰。且必多在秦皇島。因該處船塢及地位關係。均爲兩方所必爭。以其可爲前線之第二交通線也。秦皇島碼頭距山海關長城僅九英里。可爲糧麵供給之中心。多數入口之船隻。均載有一萬五千包之麵。大約由此路供給十師或十五師之糧。均非難事。故研究軍事者。對北直隸灣之戰。極爲注意。因京奉鐵路。係單軌。來往多不便。若於海凍以前。能佔領秦皇島。其他種關係姑不具論。但無論如何。足以亞於一雙軌鐵路矣。此外尙有一可注意之處。即關內之秦皇島。與關外之葫蘆島。均爲不凍港。他處雖距岸三十英里之地。冬日皆冰。而此兩港。則無論冬夏。駛行自如。毫無阻礙也。佔領海港問題。實爲外人所最注意。因將來上述兩港。均將有激烈戰事。殆爲事實上所不能免。數外艦業已駛抵秦皇島。尙有多艦在中途未至。其態度



當然不外乎觀戰。然其所處之地位則苦矣。山海關方面。亦係如此。長城終於海口處。有所謂英法義日之四國砲台。均係按照辛丑條約。各派有少數軍隊駐守。且於必要時。因保護京奉鐵路之通行。得以軍事行動。加以防禦。此種少數外兵。其職責不過看守鐵路。然究為武夫。若被攻擊。決必還攻。可無疑義。依各國之共同計畫。防守山海關車站為日兵之責。然則今日戰事奇觀中。所最饒興趣者。即為日兵能否在車站守其崗位。於此次戰雲瀰漫之時。而不為所動。以代表其武士道之靈魂耳。日兵之守此處。無論何人。不能令其去。雖當此軍興時代。亦不能令其移動。故邇來華兵甫離車站。抵山海關者。見短小不撓之日兵。無不爭相告語。此時試與此輩接談片刻。絕饒興趣。可斷言也。

▲回想滿清入關 世界戰臺上之聰穎職員。恐不能於此大海環繞長百餘英里窄長之陸地外。另覓較佳之陣地。因其為通中國內地之道路。數百年來均為軍事上之要道。故中古時代之戰跡。至今尚多有留者。山海關城之前面。即為長城。關門額曰天下第一關。為古時戰場。今日雖時異事變。然灰衣步卒。持鎗而立者。仍舊時負弓箭戰士所立之處也。由山低以至高峯。烽火守望之區。今則變為燈火傳遞軍情之處。從前戰士以馬為陣者。今則易以十英里廣之溝。兵士之不欲自己勞苦。或因疲乏不克自作者。多強鄉人為之。左近鄉人無不被逼為最苦之工作。軍隊抵此者愈多。鄉人之失所居者亦益衆。蓋強佔民居。其原主如何。不暇過問。此處村莊又多。故不需棚帳。除沿路綫所住之軍隊用棚帳外。他處均可用民舍。可謂隨遇而安。防溝處處皆是。驛馬成羣。車輛均聚於一處。猶美人古時旅行野居。防禦印人之法。至天甫黎明。民人逃難者。絡繹不絕於途。婦孺之遷避者。日夜不絕。英國砲臺後面舊廐內。婦孺雜居。已達六百

五十。每日均由英兵飼之。其狀亦至可慘。

▲奉張軍隊行動 張作霖軍隊舉動。外人固難明其真相。然即政府軍大本營方面。亦有不明悉者。蓋政府軍僅謂某處有地雷。可設法攻破之。此外對於張作霖軍隊在此處之實力。則似毫無所知。中國報紙上嘗載有關於兩方衝突消息甚夥。其實除曾有一次雙方曾以實力交戰外。平時實未嘗互相以槍火射擊。至前次所發生一次之交戰。北京報紙曾有下列之報告。『某報云。二十一日萬家屯方面。有極劇烈之戰爭。政府軍之第十五師及第十二第十三兩混成旅。與張作霖之第二十七師及第二第三六混成旅作戰。由早六鐘起。竟日未止。政府軍以兵車機關槍向張作霖軍隊擊射。』至事實則實不如此。蓋是日夜三鐘。距英國砲台四千碼之處。政府軍之一守衛兵。忽開槍告警。於是重砲隨之而發。約歷一時許。張作霖軍隊僅回擊數秒鐘。即停射。早六鐘十分。忽有砲聲。羣向空而視。以為關外之飛機已至。及至午間。始悉為張作霖軍隊前哨。於夜間所安置之地雷。引着爆發也。

彭壽華曾親向予言。謂彼已接得張作霖一電。內稱彼並不欲作戰。但為保護其自己地方起見。故祇取守勢云云。故山海關與錦州間之行動。實不可知。恐再有一月。亦難知其梗概。除非吳佩孚實行進攻。或者有所衝破之望。以重兵久居於此窄狹之地。將來如何計畫。實為旅華外人所欲知。悉若就對方言之。如謂以重兵圍山海關。不過為將來山上之戰。藉以視將來孰能佔據熱河。以通直隸。則此中疑問甚多。此處地勢過於散漫崎嶇。雖間有坦途。然極難守。況十一月以後。天氣嚴寒。尤為行軍之阻。總之就近代世界戰爭之教訓。究以槍彈為最終勝負之要具。設秋間能以重砲佐步兵前進。交冬仍須停止。然則將來兩方孰能持久。以守其佔領之區。仍當以孰能有多數槍彈之後援。以為斷。至此鎗彈問題。究竟若何。目下尚無知者。惟據一日本軍官所對一中國少將之言。則謂奉天每六十分鐘。即卸運一車軍火。及普通所傳之張作霖軍隊。有一種短砲而已。



# 國內外一週大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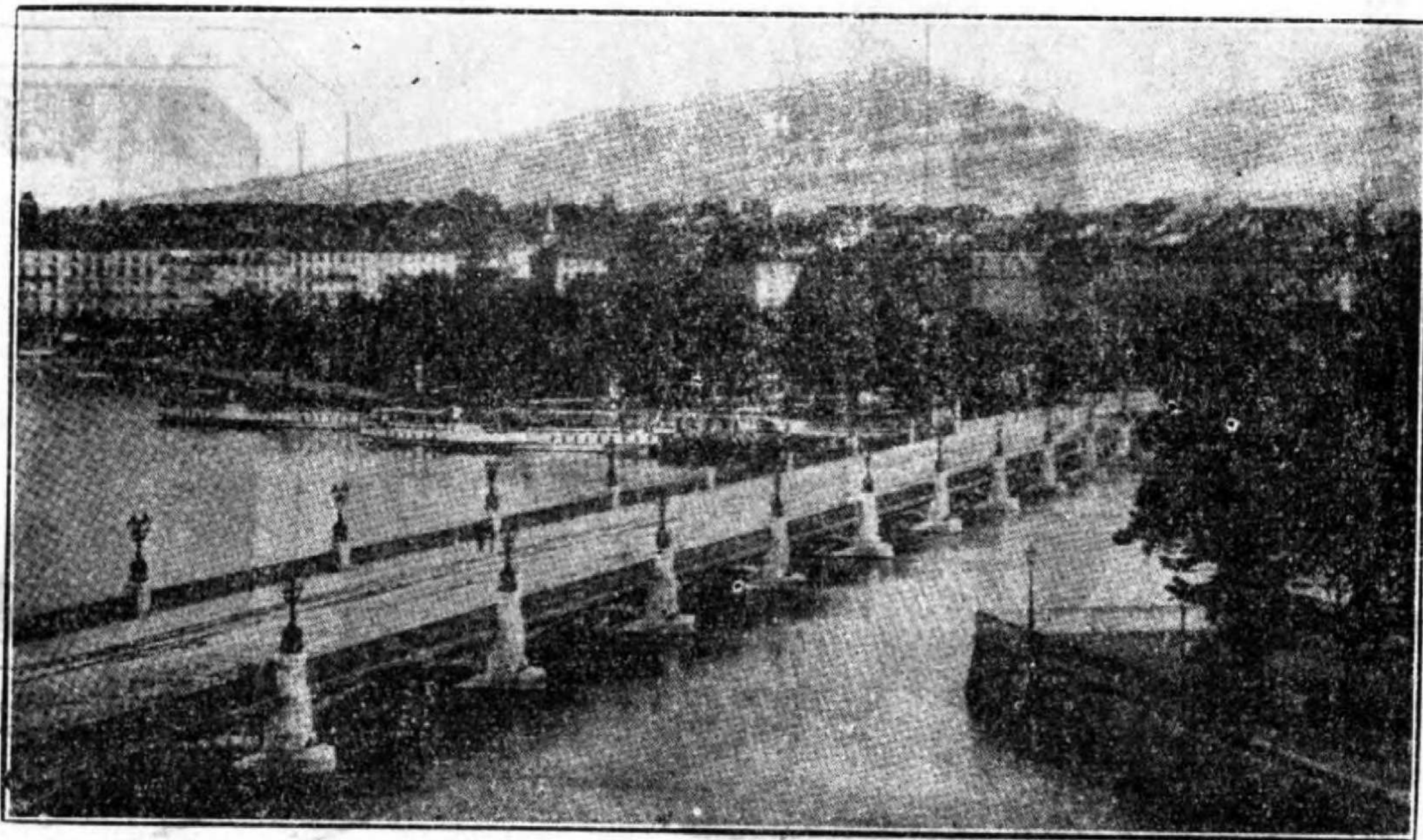
由九月廿五日至十月一日

(公展)

## (一) 國外之部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議會此週間之議案。

大概繼續前週者。茲彙述各重要案件之經過如下。(一)和平草約即所謂公斷與裁軍草約者。大體經第一委員會通過。惟有一意外之挫折。即日代表提出修正是也。初二十五日第一委員會開會時。日代表安達氏提出修正文。擬擴張聯盟行政會權限。以辦理會章中所認為純粹內政性質之問題。日代表稱。依此辦法。日本可向行政會請求辦理關於移民等事之問題。英澳代表反對之。日代表後雖撤回其修正文。但仍附以保留。二十六日。安達氏聲明不贊成以國際法庭最後判定所爭事件是否可視為純粹內政之規定。而主張國際聯盟行政會應有此最後決定之權。英代表勸導日本不附保留簽定茲約。但意見參差。顯然可見。二十八日。安達氏朗讀日代表團反對草約第六條之宣言。查第六條係規定聯盟行政會處置侵略國之行爲者。條文中允許任何國家得聲明所爭之事件爲完全內政。使國際不能加以調查。日代表反對之旨趣如下。『聯盟會之旨趣在和平解決國與國間之凡百爭執。但草約並不補救會章中關於此點之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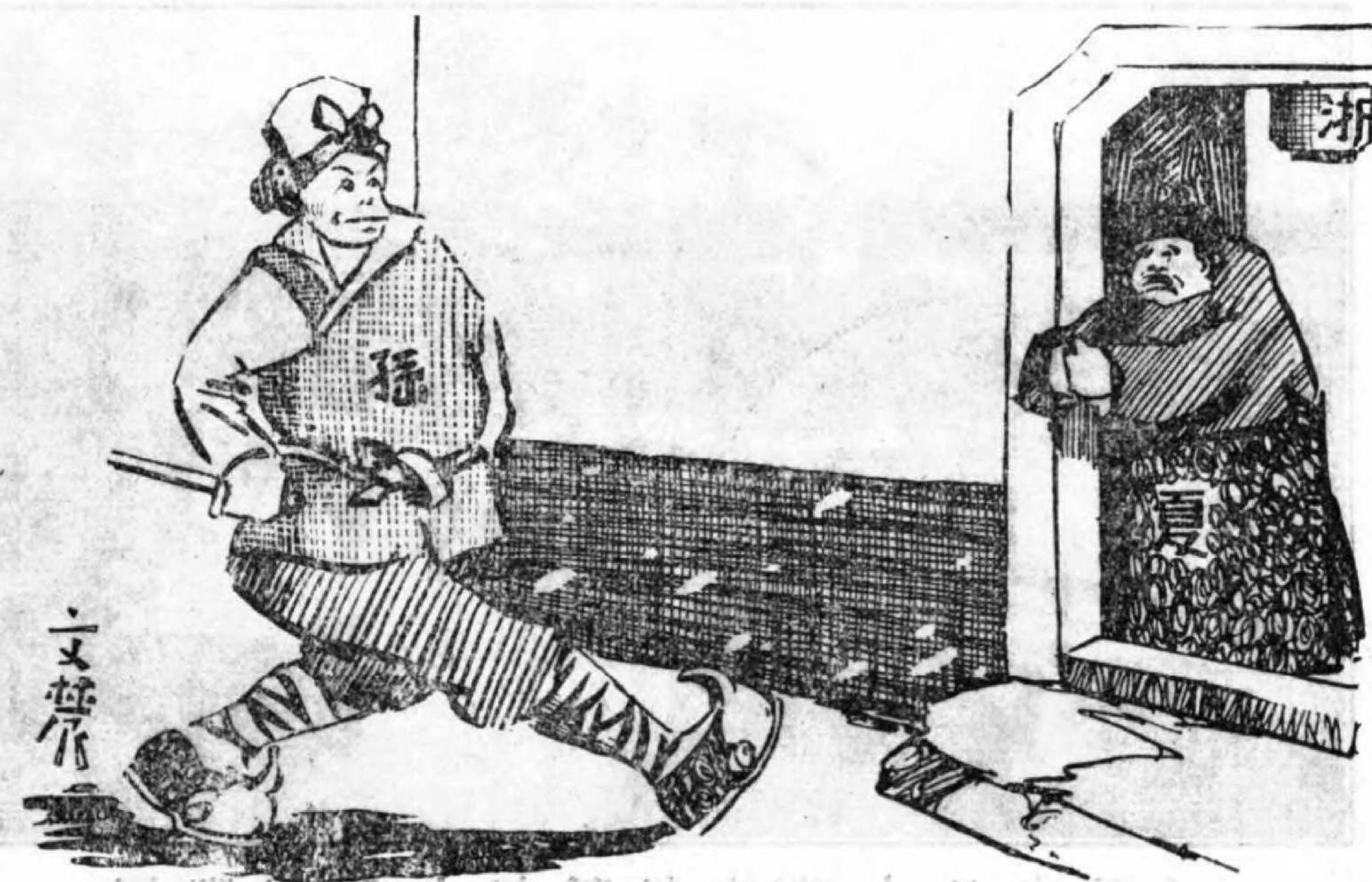
(瓦內日士瑞)地在所部本盟聯際國

隙。因會章第十五條仍許一國藉內政爲託詞。而規避國際調查。雖係侵犯他國榮譽或傷害他國重要利益之事件。而聯盟終不對於受害之國助以和平行動。且將對於採行方法以保護其合法利益之受害國。認爲侵略國也。故草約不啻保護不承認國際永遠法庭之尊嚴之國。反聲討僅請求無偏袒的施行公道之國。日代表已因承認會章第十五條而經驗重大困難。故今不能採受草約第六條中所載不合邏輯學之條文。其所提議加入之修正文如下。『聯盟行政會勉力調和雙方之職務。不因而受損害。俾可維持兩國間之和平與良好諒解。』巴西代表稱。日代表之修正文不利於委員會所抱目的之實現。故請日代表撤回。主席希臘代表波里狄斯氏贊成修正文。辯論時頗有激昂議論。安達氏卒於對於茲約全文提出保留。後撤回其修正文。但此事迄未就緒。各方皆謂欲日代表讓步。縱非不可能。亦必甚難。蓋日代表之所以堅持其意見者。意欲使日本因內政而攻擊他國。聯盟會不能指日本爲侵略國。而此種意思。非英殖民地所可贊同。以爲聯盟會如承認干涉一國內政之權。則



時局將大擾攘。而聯盟會本身且將分裂。日本顯因美國新頒外僑入境法。而欲與美國為難。如聯盟會接受日本提案。則美國將始終立於聯盟會之外。此種觀察。可謂洞見癥結之所在。然日本活動之目的固又不僅對付美國也。

(一)軍械貿易問題。第三委員會於二十六日通過關於取締國際軍械貿易之議案。規定明年四五月間開大會時。應將一種草約分致國際聯盟會之會員國與非會員國。第三委員會所通過者。尚有徵集公布關於軍械貿易之統計。及取締私人工廠製造軍械二議案。該委員會主張暫行組織混合委員會。其職務在(甲)研究軍械貿易問題。(乙)編製草約。俾為國際會議之基礎。(丙)考慮請求美國合作之可否。(三)德國加入問題。二十二日。德內閣集議後。官場宣布。德國加入聯盟會之決議。得全體同意。政府因聯盟會所辦理之問題如保護少數民族。整理薩爾流域情形。全部解除武裝。及各國安全與和平合作等事。非得德國之合作。不能美滿解決。故決計加入聯盟。二十四日。德外部即草擬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會志願與條件之意見書。詢問聯盟會是否擔保予德國以行政會永遠會員一席。並切實聲明德國之入會絕非自認戰罪之表示。又詢問德國為會員後。對於輸運外兵。穿行德國以援助第三方面所攻鄰邦問題。所須擔負之義務。意見書又言及魯爾佔領事及殖民地委託代管權問題。



開門揖盜

此項意見書已於二十九日送達英法總揆。至法國方面之意見。似傾向於反對德國之加入。璦威代表南森博士詢問法代表之態度。法代表白里安答稱。此為僅與政府有關之問題。故當從巴黎倫敦柏林求此答語。其所以不肯率爾表示態度者。蓋欲觀察德國之請願入會果取何種方式也。

▲英國外交 (一)英俄條約。在英國固遭保守自由工黨之反對。在俄國亦未嘗無反對之聲浪。著名俄國經濟家米柳廷氏投稿於泊拉夫達報。論英俄條約。謂取銷前政府之債務。為蘇俄社會制度根本原則之一。凡要求解決債務之議。實圖更改俄國制度。不啻干涉俄國內務。英政府僅於原則上擔保借款。並無經濟的報酬予俄國最重要之讓步。條約之利益。尚屬疑問。今當完全斷絕關於英國財政家要求之談判云云。觀其反對之理由。與英國方面之反對派所持者適相反。亦一有趣味之事實也。英自由黨領袖既對此約有不滿意之言論。工黨政府自不得不有所辯護。二十七日。英相麥克唐納爾在賓比對眾演說。謂「反對黨見工黨政府未破壞國家。反能治國較反對黨為優。故漸覺惶恐。國會定星期二日開幕。希望各黨合作。俾履行國家對於南愛之神聖義務。國家對於北愛亦必與南愛平等待遇之。至於英俄條約。渠知不少困難。有詳加解釋之必要。人以渠與俄議和。遂呼渠為過激黨。試問與土議和。人將呼渠為

盟會志願與條件之意見書。詢問聯盟會是否擔保予德國以行政會永遠會員一席。並切實聲明德國之入會絕非自認戰罪之表示。又詢問德國為會員後。對於輸運外兵。穿行德國以援助第三方面所攻鄰邦問題。所須擔負之義務。意見書又言及魯爾佔領事及殖民地委託代管權問題。

政府未破壞國家。反能治國較反對黨為優。故漸覺惶恐。國會定星期二日開幕。希望各黨合作。俾履行國家對於南愛之神聖義務。國家對於北愛亦必與南愛平等待遇之。至於英俄條約。渠知不少困難。有詳加解釋之必要。人以渠與俄議和。遂呼渠為過激黨。試問與土議和。人將呼渠為



回教徒否乎。英國在此約下獲取許多有價值之讓與權。俄國市場可以復開。宣傳運動現已終止。俄國允承認債務。並設立機關以決定其義務。此乃從前政府所欲爲之而未能者。現政府已能之矣。前相喬治對俄作戰。致俄國有要求答案。此項要求。現政府尚未解決之。但已草擬解決辦法。英國並非借資與俄國。不過擔保一種性質業已明白規定之借款耳。債額何嘗有一萬萬鎊之鉅。此直喬治氏之幻想。政府所會議及者。尙不及此三分之一。此項借款大都用於英國。以購置貨物與原料。須知俄國果除外。則歐洲和平爲不可能。此爲英俄條約成立之最大原因。政府所欲請求於國會者。非漫無限制。如衆院不贊成此約。則不如彈劾政府。想國民不願國會分裂。但政府若爲勢所迫。則惟有訴諸輿論。云云。反對黨聞此。不知將執何詞以難此工黨領袖也。

(二)英德談判商約。二十四日。業已破裂。其原因聞大都爲德國不允讓步減收英貨入口稅所致。但非無幹旋餘地。二十五日。德商部長續與英代表方丹氏談判。但地位未有變動。方丹乃於翌日返國云。



## (二) 國內之部

▲外交要案。今日北京政府所辦之外交。當然爲由戰事而引起之外交。如使團抗議飛機作戰也。要求保護外僑也。維持京榆交通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至其與中國全局有關而又爲戰事聯帶所迫成者。則有二事。一爲奉俄局部協定之成立。一爲吳佩孚之與日本修好。今試分端言之。

此圖見北美

國某報以喻  
生活日高收  
入減少之苦  
痛今吾國干  
戈偏地。國民  
生計日蹙。此  
圖實不啻爲  
吾人寫照也。

共有條款三。(甲)蘇俄於六十年後無條件交還中東鐵路與中國。(乙)盧布問題展緩解決。(丙)其他懸案按照北京所訂中俄條約解決。外部對於此事。二十五日向加拉罕提正式抗議。聲明否認。謂各省訂立條約。應得中央許可。否則無效。但加拉罕語人。奉俄簽訂東路協定。其用意專

之。(一)奉俄議約。久而未成。迨

東北戰事形勢既急。而奉俄中東路協定忽有簽訂之舉。殊不能謂其與戰事絕無關係。據使團消息。十九日奉張與加拉罕所派代表柯司尼赤夫。簽訂中東路暫行協定。即改組中東路理事會。所有白黨高級職員。一律辭退。更易蘇俄政府指派人員。哈爾濱滿洲里奉天等處。蘇俄亦即正式派定領事。聞奉張冀免除紅軍乘機取締白黨。侵佔東路。故訂此承認蘇俄條件。內容尙守秘密。惟據可靠消息。



爲防止日本乘中國內亂。侵佔東路。伸張南滿路勢力于哈爾濱。目下朝鮮邊境增加日軍。已有見端。故訂此協定。於中國有莫大利益。現決根據此意。駁覆外部之抗議。又聞英美法日四使。以中東路均有關係。對奉俄協定。將向外部抗議。然北京政府向蘇俄抗議。而資本主義之國家又向北京政府抗議。其最後之結果。恐無損於奉俄協定之毫髮也。(二)直系人物。往日似傾向於排日。觀於吳佩孚之攻擊梁士詒。可以知之。第此番情勢。頓然一變。吳佩孚深恐張作霖與日人關係太深。日人或有助張之舉。到京以後。即與日使芳澤晤談。要求日本嚴守中立。不加干涉。而繼又解釋其『不干涉』一詞之意義。謂不阻止中央政府討逆軍之進行。即爲不干涉云云。換言之。要求助直圖奉耳。吳既聘日本軍人阪西氏爲顧問。密談良久。其主旨在請日本允許南滿路運兵。俾直軍可由營口登陸。直趨瀋陽。以搗奉張之根本。而其所承諾之交換條件。則爲日本如助直排去奉張。直系可允日本先在滿洲實行二十一條。其用意之很毒。無以復加。吳又深知此種秘密外交。決非軍人所能負荷。因催駐日公使汪榮寶氏赴任進行。汪氏已向正金銀行借得旅費。預備十月五日出發矣。行見國內大戰之背後。隱有外國勢力之侵入焉。

▲財政狀況 東北戰事既不可免。吳佩孚之所最擔心事者。即爲軍費籌措之一無把握。吳氏初固預算軍費爲五千萬。然如此鉅數。何能一旦籌募就緒。因囑王克敏輩先籌一千萬。連日院部會商。發行特別庫券。十四年公債。軍用流通券等。均尚未確定。擬以崇文門稅收。向外銀團抵借一千二百萬。而外銀團避助長內亂。嫌不願投資。因決先辦特種庫券。確定四百二十萬元。九四交款。年息八厘。三年還清。以關稅內德奧賠欠未經指抵債務者作擔保。辦法與十一年短期公債相類。聞安格聯已承認擔保。並可代銷一部分。樂觀派甚至謂華銀團已墊交現款三百六十萬。由司令部支配。但另一說。財部商銀團先墊二百萬。各行以銀根奇緊。僅允每天繳五萬。是可見墊款三百六十萬之說。固無根據也。

## 獨家經理

## 德國新發明

# 橡皮曲線規

## 得心應手 妙用無窮

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美觀。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難畫。以前的曲線規。是硬木的。一塊是一塊的樣子。用時每每不能如意。現在德國新發明的橡皮曲線規。統共只有兩種。却能變化無窮。你要它怎麼便怎麼。如果你要購置。請到 上海山東路二

零二號國聞通信社

第 二 種



# 十二年份全國新設公司一覽表 (續)

記者

▲已在農商部正式註冊之公司

年來我國工商日漸進步。各種企業。亦隨發達。茲據本社特別調查。去年一年(十二年份)全國新創設之公司。曾經在農商部正式註冊者。共計六十餘家。事業類別。凡三十餘種。可見各種事業之發達。頗為平均。中間以銀行為最多。共佔九家。麵粉業次之。佔五家。輪船電燈公司又次之。各佔四家。資本則自最低五千元以至最高三百萬元。觀於此。可以見我國工商業之大概也。茲將調查所得。繼續列表。倘有舛誤。幸希各該公司。加以指正。或有遺漏。亦望來函補充為盼。本表尚未揭載農商公報。並以附註。 記者識

商號	營業種類	資本	股東	董事	監察人	支店所在地	設立年月	註冊年月	註冊事由	註冊號數
上海大豐慶記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機器紡織各種紗線布疋	有限規銀一百五十萬兩	無	董事 徐維訓 秦祖澤 馮炳南 俞福謙 徐懋棠 均住上海	監察人 沈紹彬 徐仁榮 均住上海	本店設上海甯波路	民國十二年六月	民國十三年六月	設立	第九百五十號
成豐麵粉股份有限公司	麵粉有限	銀六十萬	無	董事 苗杏村 韓秀泉 郭玉堂 苗星恆 遂岳東 崔少蓮 焦鎮西 車百聞 均住濟南	監察人 王冠東 崔秉德 均住濟南商埠	本店設濟南津浦站北	民國十年十月	民國十三年六月	增加股本	第九百五十一號



北京利亞 藥房股份 有限公司	化學 製藥	有限 銀四 萬二 千元	董 事 方 擎 住北京首善醫院 鄂葛嶺 住太平湖五道廟 金 隼 住北京首善醫院 監察人 施必德 住西觀音寺	本店設北京 崇文門大街	民國十三 年三月	民國十三 年六月	設立	第九百五 十二號
天民機器 麵粉股份 有限公司	麵粉	有限 二十 萬元	董 事 謝紫佩 均住兵部窪 吳耀庭 魏壽岑 住東河沿 韋幼漁 住舊刑部街 張春泉 住東直門內榮利木廠 監察人 胡雨山 住長巷上頭條 曹祐庭 住長巷下二條	本公司設北 京永定門車 站	民國十二 年八月	民國十三 年六月	設立	股份有限 第九百五 十三號
裕濟煤業 股份有限 公司	承售 各礦 煤炭	有限 銀二 十萬 元	董 事 姚 瑩 住北京 李 綬 住天津 李光啓 住北京 魏 肫 住河南 羅景甫 住北京 監察人 陳受之 王家驊	本店設北京 東堂子胡同	民國十二 年九月	民國十三 年六月	設立	第九百五 十四號
宏晉銀號 股份有限 公司	商業 銀行	有限 銀十 萬元	董 事 高錫華 渠通海 韓元若 張祖繩	本店設山西 祁縣城內	民國十一 年二月	民國十三 年六月	設立	第九百五 十五號



利用火磚 廠股分有 限公司	製造 耐火 磚保 險	有限	銀五 萬元	董 事 羅家衡 黎 樹 陳 恂 監察人 陳礪客 傅振廷	張懷謙 楊 權 均住祁縣 花相年 住清源縣 監察人 文學仁 住文水縣 楊 俊 住徐溝縣	本公司設浮 梁縣景德鎮	民國十二 年十一月	民國十三 年六月	設立	第九百五 十六號
濟東實業 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實業 銀行	有限	三百 萬元 先招 七十 五萬 元	董 事 盧 耀 趙慶祺 高 暉 孟傳珂 孫文山 張德純 馬懋勛 監察人 任傳璧 單光德	均住上海 均住煙台 住杭州 住杭州 住煙台	本店設上海 英租界甯波 路 支店設煙台 海岸街	民國十二 年三月	民國十三 年五月	增加股本	第九百四 十四號

(完)



## 最近中國文藝界之一大損失

記者

名滿海內之詩人羅癭公。於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北京德國醫院。實為最近中國文藝界之一大損失。北京維納絲報記者張礪子君為文哀之。其文如下。

羅癭公先生。以文章道德。名海內數十年。其書翰尤為世人所珍寶。自去歲赴滬。患心臟病。歸都後。即入德國醫院。經克利大夫療治。痊愈。故對克利大夫極為信仰。嗣以勞累。舊恙復發。仍入德國醫院調養。而氣喘益甚。且四肢腫脹。疾病纏綿。垂數閱月。余常往醫院探視。雖醫生禁與人談話。而先生見余至。必強起與余言。余則力勸其靜養。上星期。余又往醫院。先生體腫已消。喘亦減。顧已不能多言。招余趨前。堅握余手。微聲曰。吾疾大瘳。可釋念矣。余唯唯。仍力勸善自珍。攝先生則垂首至胸。不復語。余遂巡移。始退出。方冀可占勿藥。孰知自此遂成長別。先生已於昨晚（九月二十三日）六鐘半。溘然謝世矣。余初聞惡耗。腦筋震動。良久不怡。先生在吾國文學界美術界戲曲界。有重大關係。其作品亦均有傳諸永久之價值。至其立身處

## 劫後雷峯記

（春風）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一句半。西湖雷峯塔。忽自傾圮。時正新督理孫傳芳氏率兵蒞城。里人皆奔赴督署左近。瞻望威儀。歸後。始悉此變。咸相顧驚歎。有湖山猶是。風景已非之概。塔下有老樹一株。受圮時重壓。臂折身裂。塔頂有小樹一。樹上有鳥巢。傾圮後。幸尚無恙。山下居人。爭取歸以作燃料。

世有邁往不屑之韻。故坎珂終其身。而淡泊不以為怨。此尤今世所難。余與先生訂交可十年。相知極深。今於其逝世。感涕萬端。遂不覺言之冗沓。雖然。此實吾國文藝界之大不幸。又豈余一人所獨抱之深悲哉。嗚呼。世道日替。僉壬奔競。潔身高蹈之君子。乃亦往往不能優游自廣。以樂餘年。如先生者。頤養陶然。猶不免窮蹙鬱憤以沒。此尤大可哀矣。

又聞先生於八月。即自書遺囑。計有八條。其中有不發哀啓。不要官銜。以僧服入殮。葬於西山。墓碣但鐫詩人羅癭公之墓。及其詩集。須請曾剛甫先生鑒定諸條。入殮時。即遵囑以僧服殮。李釋戡先生特製輓聯。以有宋一代四詩人。嵌入。極為新穎確切。錄之如下。

『詩似陸務觀。遇如陳無已。』

情深柳三變。腸斷賀方回。』

蓋癭公先生。詩學放翁。而窮如后山也。

塔凡五層。皆用方磚砌成。磚長一尺六寸許。闊八寸厚二寸。一端有小孔。約較銅元略大。深二寸許。每孔藏經一卷。有大批乞丐及貧民多人。日往峯上。檢拾磚石經卷。好事者。爭向購取。每經初僅索值二角。二三日來。已漲至二十元。經名陀羅尼。闊二寸。長三尺餘。字迹娟秀。頗具晉唐小楷神韻。



舊傳有白蛇鎮壓是塔。蓋根據稗官不經之談而來。塔傾之前一日。有白氣自塔頂轉羊角而上。羣謂白妖吐氣。迫而視之。紅耳。

## 精密的計策

Stuart Martin著  
馬二先生譯

### (一)不可失的機會

假使怨恨可以把仇人殺死。則約翰戴維爾不必費什麼費手脚了。無如他總想實行他的計策。必得想出一條合於理論精密的辦法。所以想來想去。甚覺困難。他蹤跡裏來布拉克。已經數禮拜了。偵察守候。忍耐。決沒有絲毫放鬆的心。現在居然機會到了。

他為蹤跡布拉克。把所有的錢。差不多用盡了。但他知道布拉克尚有幾個錢。縱然得不着錢。必可尋在布拉克。這種思想驅逐戴維爾從倫敦直到沿海岸熱鬧地方來尋布拉克。

他瞧見布拉克離了旅館。向前面的船塢中。賃了一隻小艇。盪開槳。直向碼頭外駛去。這時正是黃昏。那碼頭上散步場中。燈光閃爍。音樂廳中更是照耀如晝。戴維爾於是口中呼哨着。緩步向船塢而來。便有船家問他。可要一隻小艇去釣魚。戴維爾聽了。正中下懷。當然他需一隻小艇。但是他明看見這個船塢方纔正有人在那裏賃小艇去釣魚。那人便是布拉克。所以他就祇做不會聽見那船家的話。並不理會。慢慢的再向前走。心中計算着。布拉克這一次可是着了道了。自己的計畫。總算可以完成了。決不可失了這個機會。距這裏半里之外。另有一個賃船的地方。他去賃了一隻小艇。又向船家要了些釣魚的餌。那船家說：「這餌是魚所最喜歡吃的。此處的魚。成羣結隊。在這時候尤其多。先生你真是好運氣。必可釣得不少。」戴維爾微笑。心中得意。盪開了槳。向海中駛去。他並不求快。祇把一隻

塔為吳越王妃黃氏所建。故亦名黃妃塔。所云盧妃者。譌也。至今已一千一百餘年。五代古物。一旦傾廢。可勝慨哉。(轉錄時報)

眼釘住布拉克的那隻船。防備被他看見。他自己隱約於蒼茫暮色中。却看得布拉克的臉色分明。

這晚海上甚是平靜。微風吹着水面。並無波濤。祇有潮聲打岸。遠遠的從微茫裏望見布拉克的小艇。漸漸距離那些其他的釣魚小艇遠了。再看夜色。已把遠處的釣艇都遮沒了。他想時候到了。於是奮力盪起槳來。追向布拉克的釣艇前去。

### (二)絕妙的釣魚法

戴維爾既追到布拉克。這時却有些為難。他先把小艇繫泊在一個浮標上。正在預備魚索的當兒。裏那布拉克忽聽得槳聲。回頭一看。看見是戴維爾。不禁失聲嚇了一跳。戴維爾却笑着說：「喂。裏來。我已找到你了。不許聲動。快把兩隻手放在膝上。我這鎗已端正好了。」布拉克魂已出竅。那得不遵吩咐。口中囁念着說：「我今天看見是你。我從你的旅館走過。你是不為錢來的。」戴維爾說：「我昨晚已來了。有人告訴我。你住在倫敦某旅館裏。無論怎麼樣。我非找着你不行。你問我是不是為錢來的。我豈止為錢。我就是為你來的。」布拉克說：「為我嗎？」戴維爾說：「正是為你這個鼠子。你須知道我自從牢裏出來。一直尾隨着你到現在。」布拉克說：「我已經明白……」戴維爾不等他說畢。搶着說道：「那你自然應該明白。我也早明白了。你不是到處藏躲。想盡方法拒絕我不見面嗎。但是我却總忘不了你。我為你也算是費盡心機了。在我的行動之前。尚缺一件



事。須待你來幫幫我。然後我的計畫方能成功。」布拉克說。「待我幫你



「。了。你。到。找。已。我。來。婁！喂」說着笑維戴  
跳。一。了。嚇。聲。失。禁。不。維。戴。是。見。頭。回。克。拉。布

嗎。此話怎講。我不懂。」戴維冷笑說。「我打開天窗說罷。我自從在監牢

時。便想設一條計策來找你。白天夜裏。寢食不忘。我的心思都在你身上。現在你居然到此地。晚間出來釣魚。這是機會。我所以也來釣魚。」布拉克說。「哦。」此時戴維已跳到布拉克艇中來。布拉克待要逃時。戴維把一支手鎗禁住他。不許動。

這時候真是性命交關。碼頭上燈光點點。歷落如繁星。旅館所在更是光亮。音樂廳的樂聲悠揚。透到耳中。和着的是最時行的跳舞。有幾尾將死的魚。在這小艇底板上。躍躍的動。布拉克陡然鄭重說。「約翰。你這樣和我動粗魯。於你也未必方便。」戴維恨恨的說。「我祇知道這是我實行我計畫的好機會。你既不會料到。我來。當然你不能號召警察。不但這樣。便是警察來時。我也可以從容對待。決不害怕。我這條計畫。早已籌畫爛熟。你愛在晚間釣魚。我便靠着這件事得手。你想想。魚不是喜在黑暗中食餌嗎。」布拉克說。「如果你若需錢時……」戴維說。「婁來。我確是需幾個錢用。因為我明日便須回倫敦去。你如叫我不會忘記你這個人在火車中時。你可以告訴我。現在你究竟有多少呢。」布拉克在黑暗中臉上現着苦笑說。「在我衣袋中。祇有二十張簽好的支票。」戴維說。「你且坐定。讓我自己來拿。」說着。用手鎗緊抵着布拉克的胸部。一隻手便從他衣服裏面袋裏掏出一本小小的記事冊子來。攤在靠身坐處的船板上。用大指和食指翻開那本小冊。把裏面所夾的廿張支票取出。又問道。「你旅館中還有嗎。」布拉克說。「沒有了。我每次用光後。方再到銀行去取。但你如隨我到家中去。我還可以……」戴維忙攔說。「不必了。我已設用了。我也不必再隨你到你倫敦家中了。你也決不能再於家中接待我了。」布拉克說。「此話怎講。」戴維說。「這話很簡明。我祇於數分時內。便須結果你的性命。」布拉克駭道。「結果我的性命嗎。」戴



維說：「正是。這很容易。我用我最後的力量告訴你說罷。決沒有人能知道。因為你已給我一個絕好的機會。使我計畫完成。不怕有人來偵察。你須記得。當初是誰把我弄到監牢裏去的。不是你嗎？使我受了多少年的罪。不是你嗎？當初你對我賭誓。你還記得嗎？我冒險去搶劫之後。你便掉過臉來反噬我。我把許多金鋼鑽石交給你。你藏起鑽石來。都把許多證據來告發我。都推在我身上。這都是你幹的好事。」

布拉克咕嚕着。哀辯說：「我不過爲的是當時可以把警察支吾開。」戴維憤憤的冷笑說：「你把警察支吾開。却支吾到我身上。是不是呢？你外面裝做很正直的。把我弄送了。然後你却安享那些贓物。我入了監牢之後。你却離開荷蘭。居然冒充有身家的紳士。在蒙特卡洛一帶地方。置起產業來了。你這些行爲我早已都探聽明白了。我出了監牢之後。去見你。你又拒絕不見。你藏躲着避我的面。已幾個禮拜了。但是如今却被我尋着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布拉克知道口舌沒有用了。把兩隻膀臂張開。待要站起向戴維身上撲去。但戴維的手已先扼住他的咽喉。祇用力一推。已把他橫壓在艙板上。再用手鎗柄儘力的亂擊。頓時布拉克已是直僵僵的不能動了。戴維喘了一口氣。自語道：「這却比開鎗好。免得被人聽見了。」站起身來。向碼頭上望了望。祇見燈光歷歷落處。遊人依然幢幢的動着。而最近的釣船也都泊在靠碼頭不遠黃色燈光之下。戴維知道這黑暗處的行事。沒人瞧見。把手鎗先擲落海中。然後把布拉克的衣服。上下都整理好了。把屍身也拋在海裏。眼看着沉下。到黑暗中去了。其次。再把那隻小艇解開纜。取了那本記事小冊。把布拉克所釣得的魚。也擲于自己的艇中。然後跨回自己的艇中。把布拉克的小艇一推。任其隨着海潮飄流去。他自己

却打着槳。向岸盪來。

抵岸時。那音樂依然奏着。跳舞也還未散。距那船塢不遠時。他又把魚餌拋落一半。把釣竿的繩索也弄濕了。比及到了塢中。那船家迎着把小艇繫穩。問道：「先生。你去的工夫不久啊。運氣不壞麼？」戴維笑着。把布拉克釣得兩尾魚拾起。給船家看。說：「這魚很費了我許多的手脚。送給您明日早餐用罷。」

### (三)事後的防範

戴維付了船值之後。逕回他寄宿的所在而來。那寄宿所祇在距散步場不遠一條小街上。他看看時表。正是九點三刻。他當初覓寄宿所的時候。早已留心選擇那房間的地位。第一要緊。便是窗戶。他出來的時候。便不會走大門。所以回去也不走大門。繞到那屋後一重小街。越過一堵牆。由花園中便是一個窗子。窗中燈光隱約。他用手把窗門啓開。聳身爬入房中。有一房門。門上鑰孔中有一鑰匙。是他從房內鎖上的。他却把鎖開了。回身坐在安樂椅中休息。

不多時。忽聽得外面許多人步行聲息。是寄宿所中赴夜膳。他連忙把靴子脫了。藏於房中隱角處。換了一雙拖鞋。再返身坐于椅上。頭向後仰。兩臂交於胸前。假裝睡熟之聲。約有數分時。便聽得侍女來叩房門。他祇做不聽見。那侍女連叩了幾下。便推門進來了。他偷偷的瞥見那侍女把一隻手按在門傍牆上。連喚了幾聲：「戴維先生。」戴維先生。他祇是不理會。那侍女又稍高些聲調喊道：「戴維先生。你不去用夜膳嗎？」他方把兩臂向上一伸。打了一哈欠。彷彿乍醒似的。問道：「什麼。用夜膳了。什麼時候了……」他又看了看時表說：「啊呀。已是十點了。我居然睡了這多時候。」那侍女見他這副朦朧揉眼的神情。祇是微笑。他又問：「你



難道不曾來叫過我嗎。沒有什麼人來拜訪我嗎。」侍女說：「並不會有人來拜訪。先生沒有呼喚。所以我也未曾來過。」又說：「這種老實的天氣。叫人容易入睡。」

戴維隨着侍女。到了膳廳。揀了一座。與一位和他年紀相仿的壯漢同坐。一面裝着欠伸。說：「這種天氣。實在使人疲倦啊。」那壯漢聽了。也說：「天氣實在是易使旅客困倦。他自己也是如此。二人一邊吃。一邊談。一時膳畢。又相約偕同至門前散步。散步歸來時。戴維吩咐管事人說：「明日早餐後。便乘快車回倫敦。早餐須提早。一面又扯出一張支票。是十磅。付給那管事人。結算房飯金。又說：「明早早餐前。一切務須預備停當。」那管事人答應了。

#### (四)支票上的記號

這夜他睡的十分安穩甜適。一直到次早。寄宿所的侍者叩門。他方醒了。微笑着起來。盥漱畢。便赴餐廳早膳。祇聽見許多老人。紛紛談論海邊上發見一個男屍的事。有人說：「那死者。必是釣魚時。自不小心。失足落水。遂至淹死。」戴維聽了。也點頭說：「果然。大概是這樣的。」這海邊上。一帶每年類此的慘。也不止一次。所以羣衆祇管談說一陣。也就過去了。無人留心其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戴維剛走出餐室。管那事人迎着說：「已命人向銀行中兌取支票去了。」

他點點頭。忙回房中。收拾行李。方收拾完。忽有人叩門。他說了一聲：「進來罷。」祇見房門啓處。却是一個不認識的人。立在房門口。問道：「這位便是戴維先生嗎？」他應道：「正是我。」那人說：「我來拜訪。不爲別事。這裏有妻來布拉克先生的一封通知書。請你看看。但他已於昨夜淹死。屍首在海邊發現。你知道他淹死的事嗎？」戴維接了信。口中說：「他淹死的事。我如何知道。」在他的心中。以爲他的計畫十分精確。故坦然不怕。展開那封信看時。上面寫道：

警長台鑒。謹通知者。過犯約翰戴維。新近從獄中滿期釋出。但彼挾宿怨。對於鄙人將行報復。度彼或向鄙人要索錢財。大概彼將得若干張十磅支票。此項支票。係由蘇格蘭警察署發給鄙人者。隨時帶於身旁。以備應彼要索之用。不拘彼兌取與否。如發見此種支票。即將彼拘留是幸。

妻來布拉克啓

那人不俟他看完。走向前。霍地一翻手。鏢已加在他的腕間。把一張十磅支票放在他面前桌上。說道：「你不必強辯。我是蘇格蘭警察署的人。這封信。是布拉克昨晚釣魚以前十分時付郵的。而昨夜便發見他的屍。浮於海灘上。你却拿這支票付賬。我們所以來蹤跡你。這支票是假製的。銀行須辨得出。那末。你無論用什麼計策。須瞞不了。況且布拉克的屍身已檢驗過。是死後拋入海中的。我拘你去。祇問這件謀殺的案子。」 (完)



## 恐怖之夜（小說）

何心冷

阿冰傍着我坐在小橋的石欄干上。乖覺的月光從背後穿過了柳條。將我倆的影兒照在小橋面上。伊一手掠着伊那被風吹得蓬鬆的短髮。一手指着地下的影兒道：『你瞧這一條條柳絲的影兒將我倆包圍了。你瞧我倆的影子像關在監牢裏不像？』我笑道：『何必說影子在監牢裏。我們本來就在監牢裏呢。』伊露出驚訝的神情問我道：『你這句話太高深了。我實在不懂。從前說是不自由。如今還有誰能來干涉我倆。怎麼又會說出這種奇怪的話來呢？』我笑道：『我的心將你牢牢地關住了。你的心也將我牢牢地關住了。這不是在監牢裏嗎？』伊聽了我的話微微一笑。低頭不響。

我輕輕地握着伊的手。伊將頭靠在我的肩膀。一聲不响的領略那沉醉在靜穆裏的真趣。忽然一只野兔兒從橋這邊竄到那邊。碰了伊的腳。伊嚇得什麼似的。直向我身邊躲着。我這時一眼看見那地下併着的兩個影兒。便推着伊看。伊回頭去看時。嬌癡着說道：『噢！我的影兒那裏去了？』我道：『本來分什麼你和我。兩個本來是一個呀。』伊笑道：『怎麼你的話這麼多。說來說去總有道理的。』我輕輕地拍着伊的手背。低低的吟着蘇東坡的『水調頭歌』。伊也曼聲和着。那橋邊的柳絲也翩跹地舞着。拂在我倆的面上。

忽然槍聲衝破了沉寂的空氣而來。使我不得不聳耳而聽。覺得這槍聲是從那松林的南邊發出來的。起初只是劈拍的幾響。漸漸地接連不斷的放着。阿冰這時候也聽得了。很驚奇的問我道：『冷！這不是槍聲嗎？』是呀。確是槍聲。可是在這冷落的鄉村裏。又怎麼會發現這不幸

的聲響呢。』我這麼回答伊。伊拉着我道：『別管它。僭們還是回去吧。』伊說着。牽着我的手。硬拉我下橋。急急忙忙的跑回家裏。阿冰砰的一聲將門關了。緊緊地門上了。門笑着向我道：『好了好了。我們已經回到家裏了。什麼都可以不管了。』我道：『我如今越看你越癡了。你以為這小小的家。便是安樂之鄉嗎？假使槍聲漸近。躲在裏面反而危險呀。』這時我走近窗前。側耳細聽。槍聲似乎格外的清晰。差不多已經逼近了村子了。

阿冰很急切的問道：『現在怎麼樣了？』我道：『這事情恐怕有些靠不住吧。槍聲只是逼近。實在是危險得很咧。』正說着。我從窗裏隱約瞧見松林附近。已經有憧憧往來的人影。借着月光。還彷彿可以瞧得見他們手裏都拿着槍。時時的放着。那時候我拉着阿冰到窗前。指給伊瞧。伊低聲的問我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道：『或者又是土匪吧。』我的話還不會說完。只聽得又是拍拍的一陣子響。那班人越逼越近了。有十多個。已經到了離開我家十丈外的空場上。他們凶橫的面目。已經可以瞧得很清楚。阿冰這時將雙手掩了臉。不敢抬頭。我便推着伊道：『冰！我們在這時候。應當想個預防的方法纔好。你瞧他們正對着我們的屋子而來。那麼第一次遭劫的一定是我們這裏了。難道便讓他們來搶不成。現在沒有旁的方法可想。這樣。你去將那廚房裏放着的鐵錘拿來。讓我躲在這門背後。等他們進來一個。給他們腦殼上一下。憑着我這點力氣。雖然打不死他們。也能讓他們暈過去。你去拿吧！』阿冰聽得我的话。呆呆地望着我道：『冷！我看你還是不要冒險的好。你想他們一羣』



就是十幾個人。你一個人那裏敵得過。即使你躲在門背後。當真能將他們進來的一個個打倒。你可知道這門是木頭做的。萬一在門外的向著門將槍亂放起來。你那裏防得了這許多。我以為還是不去抵抗的好。」我聽伊說的話。很有道理。便同伊將屋裏的傢具。一樣樣都搬到門口。將那門緊緊地頂上。這麼一來。他們就是力氣大些。要打開這門。也得費些力呢。

我們悄悄地將燈旋滅了。從窗裏看出。那班人已經在我家竹籬外面了。我便拉着阿冰。悄悄地走到後門口。開門出去。這時便遠遠地聽得鄰舍人家。人聲嘈雜。或者也是知道了這件事。大家在那裏皇驚措咧。我攙着伊走過了。小橋。向桑樹叢中走去。因為除掉這桑園之外。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得出去。這桑園黑壓壓的一片。茂盛得很。可是在心慌意亂的當兒。在裏面走着。常有許多使人驚駭的事情。阿冰素來是胆小的。瞧見前面的黑影兒。搖搖擺擺。好像一個魔鬼在那裏張着手臂捉人。伊倒退了幾步。不敢前進。這時我瞧了瞧。並沒有旁的東西。便扶着伊急急的過去。有時回頭細細地聽。似乎那班人這時正在那裏播門呢。

我們是出了桑園。偏偏月光又被那濃雲遮了。四面瞧着。只覺得模糊一片。我們站在這荒地上。四顧無人。只聽得那草木瑟瑟作响。很覺得可怕。阿冰瞧着我道：『冷！如今我們向那裏去呢？』我道：『現在是沒處去。我們不妨到那面張家坟山上暫時坐着。等那班人去了之後。我們再回家去。』阿冰道：『坟山上嗎？怪怕人的。我不去。』我笑着：『難道坟裏還會伸出手來拉你不成。不去便怎麼樣？』伊指着小河邊的一棵老樹道：『要麼我們上那面去坐着。有樹可以靠着。還有流水的聲音可以聽聽。』我又禁不住笑道：『你平常歡喜音樂。想不到到了這麼危險的時

候。你却還在這裏賞鑑天然的音樂哩。』伊這時神色稍定。便慢慢地走向那樹邊坐下。

這時村子裏起了噪鬧的聲音。我們已經可以聽得見了。阿冰道：『我們那些身外之物。可並不覺得可惜。只是這麼一來。村子裏的人。不知要受害多少呢。』我這時覺得有熱的淚珠。一點點的滴在我的手背上。知道伊正為那一班和愛的鄰舍。洒那同情之淚。

尖峭的呼聲。從桑樹中發出來。槍聲幾響之後。便沒有聲息。阿冰也很驚奇的向我瞧着。在這時候。我瞧見桑園外有一個掣槍的土匪站着。在那裏四面張望。我便拉着阿冰在樹邊躲着。誰知已經被那人瞧見了。飛奔過來。阿冰在樹後急得什麼似的。我叫伊趕緊藏躲。這時那人離我只有十幾步路。厲聲道：『在這裏做什麼。身上有多少錢。快拿出來給老子使用。』他說着。將那槍口對着我的胸口。我這時也不答話。提起腳來。踢他的槍管。他猝不及防。槍離了手。掉在草地上。那人見槍被我踢掉。便將身子向我猛撲過來。這時我可吃虧。因為並沒有退的地步。後面就是小河。我正想躲避。他已經將我撞倒在地。將那粗大的腿。壓住了我的雙足。似鐵爪般的手。直向我的咽喉又來。並且惡狠狠地說道：『好大胆的小子。不孝敬老子。還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好！讓你嘗嘗老子的手段。』我這時除了兩隻手向他抨擊之外。其餘沒有能力可以抵抗。他那手也將近又到咽喉快了。不知道阿冰瞧見這樣子。要急得怎麼樣。我正這麼想。呼吸已經急促了。神經也有些模糊。

阿冰拉着我的手。按着我的額子道：『冷！快起來。借們躲到坟山邊去。』我睜眼看時。那人正躺在地下不動。我這纔站起身來。覺得身體也有些麻木。阿冰扶着我。向坟山走去。阿冰道：『我剛纔瞧見那人又你



的咽喉。我急得沒法。恰巧地上有一塊黃石。我趁那人不防。將黃石對準了他的頭上一下。居然被我打暈了。」我道：「你沒有嚇壞嗎？」伊道：「這麼一來。已經去了我半條命。」

我回頭看時。那人正在地上翻着。我倆便趕緊向坟山走去。誰知那人已摸到了槍。向着我們射來。不好。槍子已經着在我的小腿上了。雖然不見得十分厲害。可是疼痛得很。我脚裏一軟。幾乎摔倒。幸虧阿冰用力扶着。可是我覺得褲腳上已經濕了一大片了。

還好。那人並不再放第二槍了。我倆也已經到了目的地了。阿冰扶着我在坟圈邊靠着。伊用手帕將我腿上的血揩抹。並且將伊穿的罩衫撕了。緊緊地將我的小腿紮了。生怕那血再流出來。隨後又將撕破的衣服襟紮住了傷處。

我力乏得很。伊也因為用力過甚。疲倦得很。起初還大家靠着坟圈坐着。漸漸的磕銃起來。一會兒東方現出魚白色來。我也從夢裏驚醒。瞧伊亂髮蓬鬆。枕在我的手臂上。呼呼地睡熟了。

我怕伊受了寒。便推醒了伊。這時四面靜聽。已經沒有什麼聲息。我扶着坟圈站起來望。只見昨夜那個兇人。躺在老樹旁邊。兀是不動。大致他已經不能再做這種劫奪的行爲了。

阿冰理了理亂髮道：「回去吧。你的傷怎麼了？還疼嗎？」我覺得還可以支持。伊扶着我。循着昨夜的來路回去。

我們在桑園裏瞧見一個死屍。認得是開雜貨店的小張。這一定是昨天晚上尖峭的呼聲的犧牲者。阿冰不忍看。掩着臉過去。

這一夜的恐怖。在我們初以為做夢。可是我腿上的創痕。老樹邊和桑園中的屍體。以及我倆回家後所瞧見一切零亂的景象。却明明白白顯示出並不是虛幻。

阿冰用溫水替我洗滌創痕的時候。伊說：「冷！這一夜的恐怖。使我們更覺得生命的可貴。不論怎麼的強敵。只要我倆能共同奮鬥。雖然你受些微傷。可是究竟得了最後的勝利了。」我笑着回答伊道：「是呀！吾愛！如今我們也可以算是得了新生命了。」

(完)

## 時粧趣談

(S)

某女士喜着流行之時粧。衣薄如蟬翼。肌畢露。其夫不之善也。

一日。女士之友睹女士又作是粧。因問曰：「獨不慮若夫之不喜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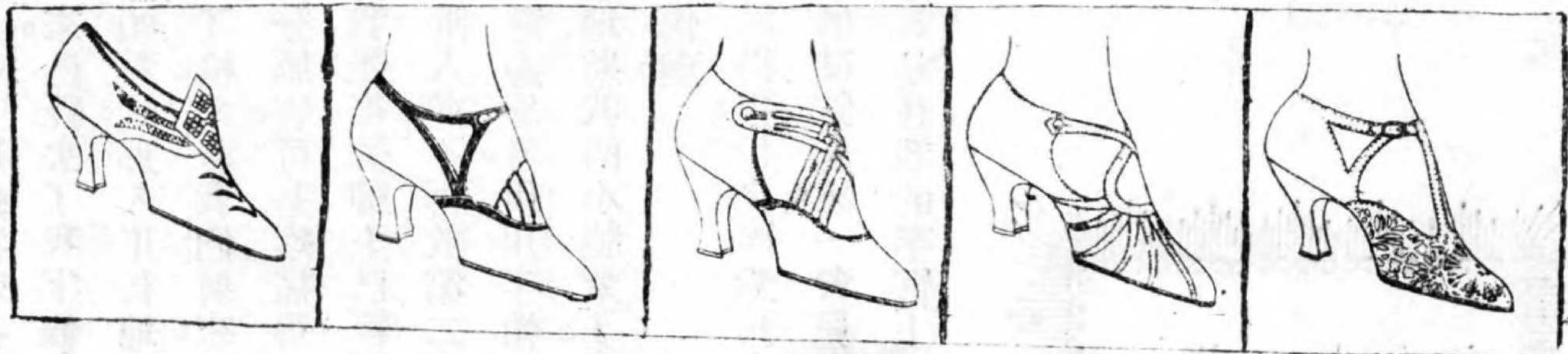
女士答曰：「是去年之事耳。」

女友曰：「然則今年若夫已改換其眼光及宗旨歟？」

女士曰：「否。我今年已改換了一個丈夫。」



# 流行中之女鞋種種



## 時妝小志 (二)

新儂

(B) 上海流行之鞋

在昔纏足時代。婦女多以弓鞋纖小為美觀。古稱金蓮三寸。其小可知。今則天足盛行。轉以大脚為美。普通女鞋。總在六七寸之間。間有五寸者。必其會纏足之中年婦女。妙齡女郎則無是也。

時新鞋樣約分兩大類

a. 平底鞋 此類為國貨綢緞所製。或繡花。或堆花。或加玻璃花飾。或就綢緞原織之花紋。加以剪裁。其花率皆附於鞋之正面上。

至於鞋之式樣。又分兩種。(一)尖頭式。閨閣派之婦女多着之。(二)圓頭式。學界女郎多着之。凡圓頭式之鞋。恆不加花飾。而於鞋口脚背上加一橫絆。

b. 高底鞋 此類為歐洲式。製以皮。或綢緞。皮製者多以黑白二色挖鑲成花紋。黃褐色者較少。綢緞製者多用金銀綫織之錦。蓋西

方跳舞會中流行之式樣也。婦女喜着類似歐式之服裝者。多着高底鞋。

此外復有應連帶述明者二物。其一曰襪。今之婦女多着絲織之襪。薄疎如蟬翼。可以映見白膚。雖嚴冬不懼寒也。棉質之襪。惟貧寒者着之。布襪則已絕迹矣。其二曰輕襪。以白布製之。亦有白綾製者。此物為纏足婦女欲喬裝為天足。故裝之以棉絮實於中。着於襪內。然後着鞋。故脫鞋時。可不露其棉絮之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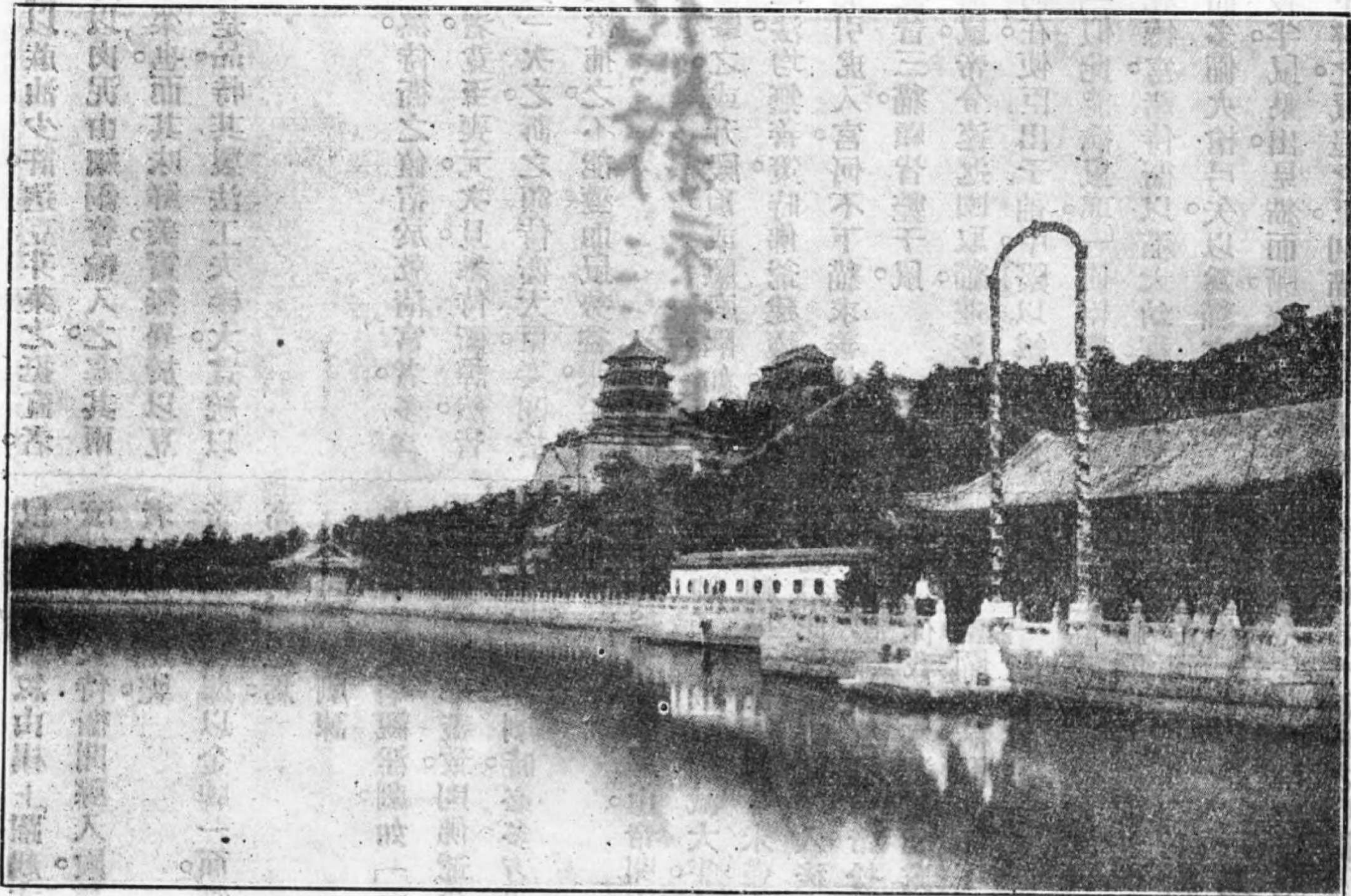
# 慈禧秘紀

(續)

清廷宮女口述  
馬二先生筆記

## 宮中之雨讌

宮中飲讌例有定所。而良辰忌日。慶賀筵讌。及傳膳賜宴等。俱有指定之地點。而佛爺則最喜雨讌。雨讌之地點。多在北海。尤以中海為多。佛爺之喜雨讌。初不在於天氣及地點。宮中例事。飲膳時進酒。肴點心湯等。都有一定程序。更須傳呼。乃能依次而進。御膳房預備停妥。專候傳呼。其進肴者。皆為小太監。由膳房中每人一器。頂之而進。輾轉授受。乃得達於御前。次序既繁。而御膳之菜肴尤多。每膳為時必在二小時以上。進肴之小太監。共需三二百名之多。御膳房距離既遠。天落陰雨。則備有黃油布。或白油綢。以為覆肴湯碗碟之具。而進肴者。不得攜傘也。佛爺每於天將雨。則諭令進膳。雨既作。進膳者多淋漓雨中。渾身俱濕。雨愈大。愈形狼狽。而佛爺之催膳催湯。亦必愈急。其實。非急于飲食。特以觀小太監等雨中奔走狼狽之狀。以為笑樂耳。



## 宮中之施藥

佛爺因篤信釋家之說。每於佛祖誕日。或觀音大士誕日。(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自備藥艸多種。親自搗和成膏。製為丸藥。名曰觀音普濟丹。製丸時。每拈一粒。必念佛號一聲。或念佛經一聲。製就後。亦如坊肆裝潢之法。包以五金紙。盛以錦匣。隨時備為賞賜之品。各王公大臣等家屬。嘗得是項施賜。名為捨藥修福。德宗之瑾妃。亦耳濡目染。喜製藥施贈。嘗自製荷葉丸。遍贈各王公大臣之親屬云。

## 釀豆芽菜

佛爺以天縱之福分。備享人間諸般奉養。於飲食尤多講究。為外間所不經見。不及知者。御膳房之膳夫。有名張永祥者。為佛爺特賞之一人。以其能製釀豆芽菜也。

張之烹飪各菜。俱極精緻。而以釀豆芽菜為最新穎。法以雞或魚之肉。剝



腐肉泥。用五味薑葱和成之汁調勻。瀝以麻油少許。選豆芽菜之挺直者。以極細之刀剝去其內穢。使成空殼。乃以肉泥由細銅管輸入之。塞其兩端。再用高湯煨而蒸之。形式猶是豆芽菜也。而其味鮮美。實無異於以豆芽菜為皮之灌餡食品。佛爺每膳。恆有是品。特其製法工夫極大。宣統以來。斯品久絕。製法亦失傳矣。

### 高麗貢貓捕鼠

咸豐時。乾清宮中忽有鼠患。鼠大如巨熱。侍衛之值宿於乾清宮者。多為鼠咬。或缺耳。或失指。一夕。有侍衛英和者。竟至喪元。次日。眾侍衛譁然。皆以為是鬼祟。偵之。始見二巨鼠。一極大。一次之。訴之領侍衛大臣。奏聞於上。帝令選各營中技能之士。操礮弓火槍捕之。不能獲。而鼠勢益張。至帝不敢幸乾清宮。

據侍衛報稱。鼠之距躍。捷於猿猴。火器擊之。或升殿頂。或隱殿隅。如是猶獲者可一月。各王公大臣聚議擒之之法。均無善策。時佛爺建議曰。鼠之所畏者為貓。貓與虎為同類。然不能引虎入宮。何不下貓求善捕之貓。以擒之。羣以為然。各王公大臣先後晉三貓。願皆斃于鼠。時高麗貢使在都。聞其事。願獻神貓。捕鼠。帝令速返國取貓。並派員同往。計一月而貓至。帝召高麗使臣。問貓何在。使臣出于袖中。繫以絨繩。大僅較巨于常鼠。蓋一乳貓耳。帝失笑曰。似此能擒鼠耶。使臣對曰。必能。帝姑令交貓于侍衛處。領之入乾德宮。諸侍衛以貓太幼稚。恐為鼠殺。因參之宮外。又逾月。始縱之入宮。而多備火槍弓矢。以為貓之援。應翌夕。侍衛局宮門。而環于外以守。至夜半。鼠果出。見貓而嘶。聲可裂帛。貓蹲于御榻上。鼠竄上榻撲之。貓急躍下避之。鼠追之下。則貓又躍榻上。如是追逐。可二小時。鼠之軀幹漸大。久纏精疲。蹣跚漸緩。貓則如初。又移時。

鼠漸喘急。猶忽由榻上躍起丈餘。逕撲高麗之項後。嚙之不放。鼠痛極而滾。猶仍不放。侍衛聞聲入殿。將鼠擊斃。于是鼠之大者已去。又一日。其小者亦為貓所斃。帝嘉貓之功。賜以金牌一面。鐫四字曰「肅清宮衛」。厚賞使臣。令攜歸高麗善蓄之焉。

### 同治之劇諫

佛爺嗜劇。尤嗜觀淫劇。如「海潮珠」「盤絲洞」「翠屏山」「雙搖會」等劇。伶人能描摹盡致。則佛爺愈覺興致勃勃。同治帝年漸長。深以為恥。每屆佛爺點演淫劇時。必多方沮之。然久之亦遂無效。帝患之。而無可如何也。

某日。佛爺又點翠屏山。帝聞之。自入後台。扮石秀。眾不敢阻。既開幕。則石秀艸艸了事。戲詞削減大半。不片刻即告終。而扮潘巧雲者。亦不得不隨之潦草畢事。佛爺興雖未盡。亦無如何也。然並不因是而減其嗜好。而帝既得此妙策。亦時時入後台扮戲矣。

又一日。佛爺點雙搖會。帝扮戲中勸架之鄉翁。對李相公之大奶奶。加科譁曰。你我兩家鄰居。相處多年。你家大爺年紀也不小了。家庭裏若是這樣常常鬧笑話。鬧個不了。非但不成體統。也未免太不給年青的人留地步了。其措詞完全是對佛爺而發。佛爺聞之。亦悉其旨。微含不豫之意而已。古有兵諫之臣。若同治帝乃能劇諫。亦足傳矣。

### 慈禧賜伶人綽號

故伶人黃潤甫善演二花臉。俗稱為活曹操。黃三者是也。而不知此活曹操之綽號。實為佛爺之所賜。某年黃入宮演戲。扮戰宛城之曹操。為張繡所逐一場。雖極流離狼狽。而不失其奸雄急色之形狀。佛爺顧而樂之。大聲曰。此真活曹操也。戲畢。李蓮英引黃伶匍匐下。謝恩。自是活曹操之名。遂流布於九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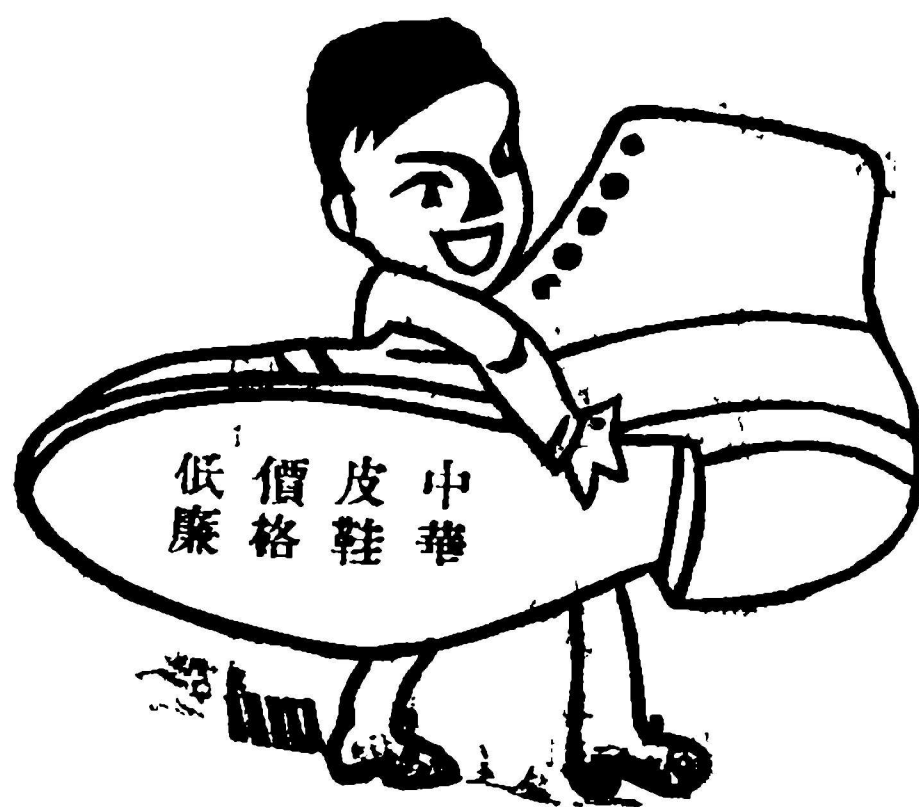


# 前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美國庚子賠款與教育界	二上	九行	較烈有分	較烈省分
	二上	廿一行	庶于高中	至于高中
	二下	一行	庶于此次	至于此次
浙變始末紀	二上	五行	討遺初旨	討曹初旨
	三上	十八行	致航孫	致抗孫
	三下	廿一行		
	四上	六行	俘虜甚多	俘虜甚多
	五上	十一行	既抵桐廬	既抵桐廬
四川之軍隊與人物	一上	廿一行	暗激潮裂	暗潮激烈
影片在文學上之價值	二下	十行	每影片	每張影片
	二下	十二行	手寫	手筆
中國影片新評	二下	七行	極黑風緊	夜黑風緊
	一上	六行	A影點	A優點
慈禧秘記	一下	六行	口率皆	然率皆
名人錄		四行	升升左丞	洊升左丞

## 中華皮鞋有限公司

發行所南京路拋球場



雨天皮鞋  
包不漏  
水  
每雙定價  
六元五角